

青
年
鏡

青年鏡



3 0543 8014 6

冒險
小說
青年鏡目錄

- 第一回 兩宗教互爭權利 勇少年初訂金蘭
- 第二回 遭颶風太尉蹈危機 救難船兒童奮神勇
- 第三回 華加士憂君愛國 小腊利重義輕財
- 第四回 吳爾達再會良朋 德林市初學皮匠
- 第五回 小金吾殷勤寄信 吳爾達踴躍從軍
- 第六回 拒匪降市民舉義旂 避疫疾小俠造新房
- 第七回 憐饑孩敵營求助 重義士父子留賓
- 第八回 用毒計傷殘百姓 解城圍議索庄田
- 第九回 當旗手樂償夙願 作俘虜險喪頭顱
- 第十回 吳爾達遇農獲救 戢穆司棄國出奔
- 第十一回 移軍入北力抗英人 借屋屯兵欣逢淑女

目錄

365576

第十二回 送密書關心彼美 赴急難力戰強徒

第十三回 侍疾細周旋夫人報德 念書慰岑寂小姐多情

第十四回 攻市城壤連及敗績 護家宅吳爾達借兵

第十五回 作偵探輕身入險 避追兵浮水逃生

第十六回 助兵餉強鄰懷叵測 劫輜重良友喜相逢

第十七回 罵金克險遭虐殺 逢魯格權叙前情

第十八回 和議告成停戰役 姻緣克締結全書



冒險
小說
青年鏡

南野沅白子譯述

第一回 兩宗教互爭權利 勇少年初訂金蘭

看官，你可知道。敵中友，這三個字怎樣解。原來，這個故事，出在愛爾蘭地方。愛爾蘭是衆位所知道。在北半球，靠住北亞美利加的一個島。乃係英吉利國的屬地。後來這地方出了一個英明的女皇，叫做額里查白，甚有權謀。竟將愛爾蘭這個地方，另外立成一個國度，不歸英吉利統屬。因此與英國屢次爭戰。其後雖與英國和睦。然英國係奉新教的，愛爾蘭係信舊教的。因了這件事，彼此時生爭戰。這個敵中友的故事，就生在這個爭戰之間了。欲演說這個故事，須要先把英國歷史鋪叙一番。卻說古今未有的豪傑，克林威爾，殺了英王茄兒司一世，手攬大權，自稱護國。及其死後，國民仍尋舊王的子孫立爲國主，稱爲茄兒司二世。但茄兒司二世及其弟戡穆司，均係愚闇無能的人，而且性質驕傲，常用威勢壓制平民。因此國政大亂，英民羣起逐之。另至和蘭迎戡穆司的女婿，奧連及公名威利安的爲王。但戡穆司是信舊教的人，愛爾蘭人

民也是信舊教的。因此愛爾蘭百姓。將戡穆司迎至愛蘭特。以抗信新教的威利安。從此新舊兩教。爭戰大起。戰到後來。仍是舊教不敵新教。戡穆司見勢子已敗。逃往法蘭西去了。却說在此爭戰之時。兩邊各出了一個勇少年。這兩個勇少年的祖父本是仇敵。不料他們兩個小年紀。竟忘了私讐。做起好朋友來了。因此世人。便將這件事。傳爲少年的龜鑑。勇士的榜樣。這部青年鏡小說。就是敘述他們兩人的事情的。這個敵中友的名詞。就是說他們兩人。既爲朋友。仍爲敵士。不以私忘公。而又不以公妨私。公私兩項。照顧得完全無缺。故人人傳爲美談。在下便把他們的事蹟。演成了一部小小的書。卻是句句真確。并無半言粧點。看官切勿當作水滸西遊看纔好呢。話說愛爾蘭的東岸。布勒黑特的南方。有一個十餘里大的地方。近海之際。屹然有一山峙立。在那個山上。有一座城。名叫德布奈特城。這個城係從前英國兵打進來的時候。施特羅侯爵屬下的大夫。名叫可特夫勒。姓德布奈特的一個勇士所築。至今猶存其蹟。現在雖不能攔阻砲火。以拒敵人。然在當時沒有現在這樣利害的槍砲。實可以算得一個險固的所在。可特夫勒因築了這個城後。隣近許多地方。均被他掠取。歸入自己屬下。子孫均安。

享此城榮華之樂。不料在這兩個勇少年未誕生的四十年前。出了變端。一個極堅固的城。竟被英國名將。克羅衛愛部下的一個砲兵打破了。變成了幾堆瓦石。此時的城主是可特夫勒的耳孫名叫吾達。克羅衛愛陷了此城後。即將其地分割一大半。賞與軍中的將校兵士。此時德布奈特城中的利權。德布奈特家自然是應該一點也沒有的了。却幸吾達的夫人。生長英國。係現在英軍將官阿雅特的親戚。因此攻破城後。雖將他領地奪去瓜分。然仍將德布奈特城及周圍數里的地方。給回德布奈特家居住。於是吾達的夫人。將粧奩費全數拿出。雇了工匠數十人。把舊城破損的地方。仍舊修繕起來。在這個時候。雖不能比昔時的榮華安樂。然還是上等的人家。可以平穩度日。到了兩個勇少年出世的時候。德布奈特家。只有親丁五口。吾達君早已死去。只剩了他的夫人。及他的兒子。名叫華加士。即現在的家長。伊有一妻二子。妻名佳沙菱。係可克洲近傍一個大地主。名叫馬克幹之女。自嫁華加士後。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十五歲。名吳爾達。一個十一歲。名特勒。此是書中一個勇少年的家世。看官須要記清楚方好呢。再說離德布奈特城的西邊。約六七里路的地方。有一所石造的大房子。極廣大又極

堅固。這個地方本是德布奈特家舊日的別庄。最爲有名的一個地方。現在住這個房子的人。係一位老將。名叫執華奈亞。姓崔瓦特夫的。此人便是克羅衛愛部下一個騎兵隊的中尉。甚有戰功。故克羅衛愛攻破此城後。即將那所大房子及一帶地方賞了執華奈亞。這執華奈亞得了這個地方。心中非特不喜歡。且時有不平的意思。以爲德布奈特家既敗了。還依然住在城中。甚背軍法。常抱怨大將克羅衛愛處置不當。至於克羅衛愛給他的本意。是因爲那個地方地土甚是豐饒。景緻又好。誰知執華奈亞一點兒也不懂。反有許多不願意的說話。因此得了這塊地之後。也不去甚麼景緻。造甚麼亭園。板板的加造了一間石房。以爲自己寓室。至於他家中的光景。也就同這個石房子一樣。嚴正的了不得。從未聽見有笑語的聲。說到交際上。真是一年到頭也沒有一乘車馬。過門。這樣家政。是仿天下第一等專制國的法子。專行壓制的手段。無論何事。均是獨斷獨行。家人就如奴隸一般。毫無自由的權柄。因他有了這個古怪脾氣。孤獨行爲。愛爾蘭的人沒有一個人看得他起。自然是沒有一個人與他交結的。所以德布奈特家雖與他家近隣。亦未嘗一通問候。且德布奈特家的老夫人。與執華奈亞。

有殺父的冤讐。更禁子孫與執華奈亞交結。即或有事出外。必須走執華奈亞門前經過之時。情願繞許多的路。斷不肯從他的門前經過。這樣看起來。他們既有這樣不共戴天的大讐。加以執華奈亞的品行。又如此偏僻。甚麼人也料不到他兩家有交結的時候。誰知到他們的孫子。這一代竟忘了海樣深。讐做起好朋友來。看官。你道這事。奇不奇呢。再說執華奈亞。雖然脾氣古怪。固執不通。却是生了個兒子。名喚戡北司。一點兒也不像他。開通得很。從做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父親作事背於公理。但因父親橫暴無倫。竟無法抵抗其壓制。及娶妻之後。所幸他的妻子。也是開通一邊的人。名叫亨刺。係伊父舊友之女。他們夫婦後來生了個兒子。名喚金吾。比乃父更強。毫無祖父的遺傳性。天性既活潑。加以父母的教育。寔與乃祖竟不像一脈的人了。因此見祖父作事不合理。時常幾諫。爭奈執華奈亞執一偏之見。非特不納孫兒的勸諫。且恨他們父子不能繼其志向。因此常歎息道。唉。我捨了性命在鎗林砲雨中得來的地方。總望你們永保勿替。孰料出了你們這樣不肖的孫子。據今日的樣子看起來。只怕我一口氣接不來的時候。就要屬於他人的手了。說完。歎息憤恨不已。戡北司答道。我們雖不肖。也

不至於棄父業如敝屣。同那浮浪子弟一樣。但是這個地方從前也有主兒的。他何曾不是和你老人家一般想法。何以會被我們取了他的呢。據這樣看起來。得失是萬不能定的。況且時世變幻。難料就是照你老人家那樣法子做下去。恐怕也未必能永遠保得住。我看金吾那樣的性質。到還相宜。或者能保守家聲也。未可知。戡北司說完。執華奈亞更氣得了不得。因就把亨刺來出氣。罵他不應生出金吾這種的兒子。亨刺自然是不敢回嘴。只默默的忍受一頓無情無理的罵。執華奈亞罵了一頓。忽然想轉過來了。因說道。我現已八十多歲了。在世已如風前的燭。草上的霜。朝不保夕。戡北司你現在亦四十餘歲。也應該給你自由權利。從此隨你們弄去罷。我不管了。說完恨恨不已。一枝筆不能說兩家話。且把執華奈亞事攔下。再說德布奈特家的吳爾達。也是生來天性活潑。與金吾是一個樣子。而且均係同一年生的。這也是應該他們兩個有緣。一日金吾因在家納悶。即走至郊外散步。恰好吳爾達這日也在那兒。彼此均因家中祖父之故。雖係近隣。連面都未曾會過。這日兩人在郊外相逢。一見之後。彼此心心相印。不覺各生起敬愛的情。及至譚論起來。兩人更心投意合同。一宗旨兩少年。自這日

相談之後就訂下了交誼了。却喜吳爾達的祖母及金吾的祖父竟瞞得一點兒也不曉得他們兩個人的父母。是看出來的了。曉得他們兩個人有這一宗事。且料定他們將來兩個交情。還要一天好似一天的。華加士因問其妻說道。你曉得嗎。吳爾達現在竟同執華奈亞家的金吾結起朋友來了呢。我看金吾那個小孩子。到也不錯。性情與吳爾達差不多。他們要結交起來。到沒有甚麼不好的地方。你看是怎樣。佳沙菱也是同華加士一樣的思想。因答道。是的。不錯。德布奈特家兩夫妻在這裡這樣說。戡北司同其妻亨刺也說起來了。只見亨刺先向其夫說道。你曉得麼。金吾昨日告訴我的。他已同德布奈特家的吳爾達做了朋友了。我看這個事到沒有甚麼大壞處。聽他去罷。他不曉得你的意思怎樣。戡北司聽完。有些驚慌起來。因說道。這事若被父親知道了。還了得嗎。亨刺又說道。你不要給他曉得就是了。至於說到父親。他雖說是新教徒。一點兒開通的性質都沒有。大凡冤讐是愈結愈深的。他總不曉得只顧一邊的着想。像這種樣子。那裡能設立於世界呢。依我的見識。老早就同德布奈特家交通起來。無奈他不信我的解勸。現在既有這個機會。到是不錯的。所以我勸你萬不可阻止他。戡北

司說道。你的話雖然是有理。但他們是舊教徒。我們是新教徒。怎麼好結納呢。亨刺答道。無論新教徒也好。舊教徒也好。只要兩下宗旨相同。將來總要向着好的那一邊走的。這個又何足爲慮。哉北司說道。既是這樣。就照你那個意思就是了。但萬不可令父親曉得了。據我看起來。吳爾達那個小孩子也不錯。大害處是沒有的。亨刺與丈夫說明白了。即將這些話告訴金吾。金吾自是歡喜。到了次日。見了吳爾達。便將父母已經允許訂交。告訴了他。吳爾達此時也將他父母許他訂交的話告訴了。兩人此刻比往時更覺親熱起來。當時二人歃血爲盟。訂了終身不渝的朋友。從此兩人的交情。日深一日。互相資益之處。頗爲不少。吳爾達生性既活潑。家中又許其自由。故多鹵莽粗疎之處。今見金吾細緻從容。大悟自己粗疏的毛病。漸漸將自己弊害處改良了許多。至於金吾又覺得自己過於柔弱。便也改良起來。他們兩個互師所長的事。非止一端。無不互相勉勵。總是欲在世界上做個有用的人物。光陰荏苒。兩人自訂交以來。不覺已將兩載。至於彼此的交情。自是日益親密。無異同胞手足。兩人每一禮拜之中。必定約了同去散步一二次。或登山撫松。或臨海觀水。互相討論。吳爾達學問比金吾卻高。

些書也看得多。故他說出來的話。金吾聽了。每覺耳目一新。金吾本來也是個聰明活潑的人。不幸爲祖父的宗旨所限制。凡宗旨以外一切書籍。均不許他看。因此發出言論。思想雖然遠大。然一聽而知其學問不廣。金吾自己也知道是不讀書之故。因此稟明了母親。自吳爾達處。借了許多的書籍來。背着祖父誦讀。金吾的學問。從此也大進步。識見亦迥超昔日了。欲知他二人後事如何。且看下回便悉。

第二回 遭颶風太尉蹈危機 救難船兒童奮神勇

話說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十一月初旬。忽起狂風。勢甚洶湧。吹得德布奈特家的窓子門扇。兀兀訶訶。響聲不絕。再聽聽外邊。只見波濤怒吼。浪湧如山。此時德布奈特家中。燒起大火爐。老夫人偃臥爐旁睡椅。華加士拿着一本書。像想着甚麼事的樣子。佳沙菱坐在旁邊做活計。吳爾達也在旁邊。但是坐立不安的樣子。時刻跑至臨海的窓戶。眺望。跑來跑去。一刻也不肯停。像有無限心事的樣子。佳沙菱因問道。吳兒。你爲甚麼這樣跑來跑去。你也安靜坐一會兒罷。吳爾達答道。媽媽。你不曉得我。先時看見有一隻船要開往德布林的。我看見他的時候。已經走到三十里以外的洋面去了。現在忽

然起了這樣的狂風。那隻船怎樣能够到德布林呢？恐怕是要做遭難船的了。所以現在很替他們耽心。華加士在旁接說道：這有甚麼擔心的呢？雖說這樣大風，他們的船長本領是很高的。舵輪掌定了，就是不能到德布林，他們也可以找一個妥當的地方去避一避。斷不會壞事的。說完也向窓邊一望，只見海中的波浪如山巒般一陣一陣湧起來。因向吳爾達說道：真是你說的不錯。看這個樣子，從南邊來的船，是眞有點兒不好走呢。華加士將次說完，忽見外面小廝匆匆的跑來說道：剛纔村裏龔錫京處打發一個小孩子來報說，有一隻大船被風吹到村旁來了。華加士聽說驚道：這樣嗎？是從洋面吹來的難船麼？小廝答道：是的。來的人他說船的前檣已經吹折了。舵也不能使用了。華加士說道：呀呀，那還了得。那村旁的暗礁很多的，怎麼能抵岸呢？不管他那麼些，去看了再講罷。原來德布奈特家因爲住在海邊，每見有難船經過，總要出力救助的。此乃自老祖以來傳下來的遺風，所以他們家的子孫救急扶難的心卻是熱不過的。所以華加士聽見小廝這句話，即要親身前去，因命將預備下救難船用的東西檢拾齊全帶去，又向吳爾達說道：你自然是想去的。一塊兒去罷。不要瞎跑。不料吳

爾達聽完小廝的話也不待父親吩咐。即一個人一溜烟先去了。及華加士檢拾齊了東西。再去找他。已蹤影全無。老夫人有些擔心起來。因向華加士說道。你爲甚麼叫他到那麼危險的地方去。華加士答道。我已經吩咐他。叫他同我一塊兒去。怎曉得一時間不留心。他就私自一個人先跑了。這是我們家子孫特質勇於救難扶危也是他的好處。隨着他去罷。大約不要緊的。你老人家放心就是了。此時華加士的第二個兒子特勒站在旁邊聽祖母與父親說話。看他的神氣也是想去的樣子。老夫人因說道。特兒。你也要去麼。你同你父親一塊兒去就好了。但是要跟着你父親。不可跑開呀。特勒聽完大喜。答道。這個我曉得的。於是華加士帶了小廝。拿着東西。特勒拉着父親的手。出了大門。即取路往村前沿海處走去。途中飛塵蔽天。吹得人兩眼。眯。瞠。看不清楚。耳旁只聽見龍吟虎嘯似的怪響。待到村中。叫那村中住的漁夫問話。隨便怎大聲喊叫。竟無一人答應。知是他們已經出去了。只得再走過去些。果然有一隻船。就是照先前來人說的樣子。前檣也折了。帆也破了。離岸還有幾十丈遠。被浪頭逆捲着。不能抵岸。馬上就要打碎的樣子。崖旁有幾個漁夫聚在那兒。無法救助。只張開口亂喊亂叫。只聽

其中有一人說道。龔錫京兄。恐怕是不行了罷。說完。看見華加士來了。又向華加士說道。恐怕是無救了罷。現在雖下了錨。這麼大的風浪。那裡能抵禦得住呢。華加士說道。原是。然總要盡我們的力量救助。那人又說道。你老可有甚麼法子呢。華加士說道。這也沒有別的妙計呀。龔錫京。你們坐了划子去試試看。龔錫京在旁答道。我們先前已經用划子試過了。無奈風浪太大。隨便怎麼出力也不能過去。華加士說道。這樣真是了不得了。華加士說完。纔着那兩個眉頭。看着那個船心裏。想助救的法子。忽然記起吳爾達來了。因問衆人道。你們看見吳爾達來了。沒有衆人驚愕。答道。先前好像看見他到過這兒。但大家都沒有留心。不曉得跑到甚麼地方去了。衆人說完。只見旁邊有一個小孩子。接說道。我看見他同腊利一塊兒去了。華加士說道。那還不甚要緊。好在有腊利同去。龔錫京忽高叫道。不得了。那個船已經碰着礁了。怎麼好呢。此時有近村的幾個和尚。因為聽見有難船漂來。特意來看。今見他們許多人。站在這兒。只是口裏說。並不見一個動手去救。因說道。你們爲甚麼光是只說。也想個法子去救一救。衆人說道。不錯的。但是無法可想。我想就是你們現在念起經來。也是不行的了。恐怕也

是同我們一樣罷。華加士因向衆人說道。別人遭了這樣急難的事。你們還在這兒取笑呢。又向龔錫京道。划子真不能過去嗎。龔錫京答道。你看這樣大的風浪。那裡能行呢。說完又驚惶道。不好了。船破了。衆人看那個船。只是亂搖亂動。再聽聽風浪的聲音。中夾着些哭聲。叫聲。衆人看着只是發愁。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救助他們。龔錫京忽然又說道。你們看那個船。恐怕又碰着礁了。龔錫京正在這兒說。先說話的那個小孩子也叫起來了。說道。看咯。看咯。在那兒呢。衆人不知他叫說誰在那兒。因問道。誰在那兒。小孩子答道。不是吳爾達。同腊利嗎。華加士問道。在那兒。在那兒。小孩子用手亂指着。說道。不是在那兒嗎。於是華加士定眼看去。只見離岸數步的光景。有一隻小划子在浪花中亂蕩。華加士看見那個光景。不覺擔心起來。說道。不得了。不得了。只見划子上有一人高聲答道。不要緊的。你老人家放心罷。華加士也無法。只好睜着兩眼看着。罷了。心中不覺一陣陣亂跳起來。却說吳爾達與腊利二人。因爲想救難船。也不計危險。坐了一隻輕身的划子。這個划子。原來腊利預備打魚用的。平底高艙。頗能敵風浪。是用一種極輕的木造的。上面用白油漆了。再掛起布帆。走起來是非常快捷的。

先前吳爾達來的時候。看見衆人坐了划子。不能過去。心中甚爲灼急。因與腊利相商。腊利這個人年紀不過十八九歲。雖然是下等社會中人做事。却甚有熱心思想也。比衆人不同。吳爾達今天所以與他商量起來。因說道。腊利。你看這個事怎樣好呢。腊利答道。這個事恐怕不行了。你看這種的大浪。那裡能彀過去呢。吳爾達又說道。我們何妨試一試呢。到萬不能過去的時候。再講。腊利答道。也好。那麼坐了我那隻輕舟去試一試。看吳爾達說道。我也要同去。腊利說道。那可是不行。你又不曾划船。就是去了也是沒有用處的。吳爾達發急道。我雖不會划船。我在上面也可多少助你一點兒。是一定要去的。若是不敢去。我就一個人自去了。腊利無法。只得答道。同去就是了。於是叫了兩三個小孩子。帮着划船。幾個人同跑至繫船處。將船解開了。大家坐上船。用槳划了幾下。那個浪就如泰山般的蓋了過來。幸虧那船隨浪而飄。飄了一會。拿舵向北一擺。這個划子居然向着難船一直飄了去。腊利因向吳爾達說道。這到是我們意料不到的事呢。吳爾達說道。要這樣纔好。不是怎麼能達我們的目的呢。現在我們不必說閒話。快用勁划罷。於是幾個人奮力划了一會。不覺已到了難船的旁邊。於是吳

爾達高叫道。快放纜索下來。快放纜索下來。吳爾達叫了兩聲。船上的人趕緊將纜索一頭在船上繫穩。拿一頭向划子上拋來。吳爾達捨着了。命腊利趕緊向回走。看難船離岸不過三十丈左右。吳爾達等引長了纜索。直向岸划來待走。至離岸不過幾丈的地方。此處的水非常急流。加以大浪一湧。一跌划了半天。被一個浪橫撞過來。又退下去了。吳爾達再看難船。已是要沈的心裏十分灼急。恨不能生了兩個翅膀飛了過去。好在此時岸上的人已經看見了。有幾個會泅水的都跳下水來了。吳爾達看他們已離划子不遠。趕緊將纜索拋給他們。他們捨着。即用勁浮了幾下。已到岸邊。於是上岸的人大家幫着。將纜索繫穩。當時船上有些會泅水的水夫。看見纜索已繫穩。即藉纜索的力。晃水過來了好幾個人。但是光靠着這一條纜索。那個難船仍是繫不住的。吳爾達此時看見纜索已繫好了。再看看這個難船仍舊要往下沈的樣子。因向腊利說道。我們再去一盪罷。或者還可以救幾個人。若單是那一條纜索。照這個樣子。船是一定繫不住。仍舊還是要沈的。不過只救得幾個會泅水的人。腊利說道不錯。於是轉舵向着難船駛去。風也順。水也順。不一時又到了。看難船已經有許多地方被浪打碎。船中

的人。個個均像在海水中洗了澡的樣子。滿身盡是水。吳爾達的划子。到了船旁。看見有一個士官裝服的。攀着帆網。要望上面爬。看見了吳爾達的划子。叫道。你們那救難的划子。還可以坐得一個人嗎。吳爾達道。可以。兩個人還可以坐得下。士官又說道。將划子靠近船邊來。吳爾達答道。那船邊的木頭太多。碰着了。就要沈的了。不能靠近來。你趕緊下來罷。士官聽完。急將軍服脫去。棄了長劍。脫了皮靴。就往水裏跳下。不料用勢過猛。跳下去半天。也不見冒上來。吳爾達等以為必定是碰着木頭。或是暗礁。碰死了。心中正在灼急。不料他忽然浮出水來了。離着划子還有好幾丈的路。吳爾達看見。急命划子划了過去。不一時。已至那士官身旁。吳爾達叫道。你用勁力。抓着船艙。不可放手。吳爾達說完。那士官已經抓住了一挺肩。就爬了半截。身上船。吳爾達再用手牽他一下。便跨上划子來了。於是仍舊向着難船近邊划去。吳爾達大叫道。這個划子上。還可以坐一個人。你們快些來罷。此時難船的船頭上。站着幾個人。均在那兒盼望岸上來救的。吳爾達正在大叫。戩利忽然高聲喊道。呀。呀。不好了。大浪又來了。那個浪打過去。難船一定要沈下的。果然不一時。浪湧來了。竟比先前的還更大些。只聽得

喇一聲。一隻大船竟形影全無。只見幾塊木板了。吳爾達看見也只好心中傷感。怪他們爲甚麼不早放幾隻划子過來多救幾個人。船碎之後。吳爾達還在那兒等了一會。總是癡心妄想。欲多救兩個人。孰料等了一會。也不見一個人浮上來。有幾個拿着木板的。差不多已經浮到岸。吳爾達看看光景。知是無濟。只得轉了舵。將划子向着岸划來。約十五分鐘的時候。已過了那個急流的地方。離岸不過幾丈路了。華加士因命將一條纜索拋了過去。划子借着一點力。即刻就抵了岸。岸上的人帮着繫好了。於是衆人上陸。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說出。

第三回 華加士憂君愛國 小腊利重義輕財

話說吳爾達同着救出的士官。及腊利等上了岸。只見華加士趕緊拉着吳爾達的手。褒獎了許多話。又勉勵了他一番。并獎贊了腊利幾句。此時救出的士官在旁聽完。知剛纔說話的是吳爾達的父親。因對華加士說道。僕名叫魯格司。乃係英國的大佐。今得再生於人世。實爲世兄所賜也。世兄的胆勇。真令僕欽佩無已。但僕不敢用尋常泛泛的語言褒獎。常人的來褒獎。世兄怕阻了世兄的志望。請閣下見諒。華加士答道。閣

下之言。當令小兒書紳緊記。僕姓德布奈特。名字就叫華加士。寒舍離此地不遠。現在閣下衣履均沾濕了。請速往寒舍更換。魯格司並不推辭。就同着華加士父子走去。此時遭難破船已是影響均無。得脫此難者。目前只有六人。華加士因向賈利說道。現在事情已完了。你快回家去喝一盅熱酒睡罷。明日早上你再進城到我那兒去。華加士說完。同着魯格司吳爾達取路回家。待到家門。佳沙菱正在倚門盼望。原來船沈的時候。華加士曾命特勒回家報告。此時吳爾達尙不知去向。所以吳爾達的母親聞信後。坐立不安。時刻走至門前望信。今看見他平安回家。自是歡喜。華加士因先說道。吳兒刻已回來。你可以放心罷。但是他現在已困乏極了。你要褒獎他。你要責罵他。都等明天再說。你現在趕緊的帶他進去。給一盅熱酒與他喝。叫他快些睡下。今兒的風寒已受够了。華加士又接說道。這位是英國的大佐魯格司。就是吳兒救上岸來的。現在也是受了風寒。困倦得很。你也不必見禮。待明日再招呼罷。你命他們趕快的收拾牀鋪去。佳沙菱答應着。即領了吳爾達先進內室去了。這裡華加士領了魯格司步入客堂。命小厮拿衣服來換了。不一時裏面傳話出來。說是牀鋪已預備好了。華加士因

向魯格司說道。請喝兩盅酒。去一去寒氣。再上樓去睡。於是小廝拿過酒來。魯格司喝了兩盃。即上樓安寢去了。此時外面傳說進來。又救起了三個人。前後合計九人。餘外的恐怕均遭淹死了。現在天色已晚。那些死了的屍首無從去打撈。特來報告。華加士因吩咐道。既是這樣。就叫他們歇息去。明日再說就是了。那人答應退下。華加士也自行歇息去了。

却說吳爾達次日直睡至八點鐘始起來。家中衆人均已吃完早飯。佳沙菱因命另備吳爾達的早飯。自己在旁看着他吃。因說起昨日的事。佳沙菱先褒獎了兩句。後又說道。你做這種的事。本來是最喜歡你的。但未免過於鹵莽。家中也不告訴一聲。令我提心弔膽。以後總要從容仔細些。吳爾達答應着。不覺飯已吃完。即走至庭前。想去看海中風浪如何。正遇着華加士及魯格司也在那兒。看看風仍未息。海中的波浪仍如昨日一般。魯格司看見吳爾達來了。即走至面前。握着吳爾達的手。說道。昨兒真辛苦你了。現在已經好了嗎。我昨日舌頭都凍僵了。連道謝的話都沒有說。真是失禮的很。你昨日所作的事。實令人佩服。這樣看起來。將來一定要作一番大事業的。如蒙不棄。

我定當助你一臂之力。吳爾達答道。承蒙過獎了。昨天如不是大佐浮水的本事。好我那裡能够爲力呢。這樣說起來。我後悔。昨日既到了船邊。又要怕甚麼。卻不到船上去。這還是沒有勇氣。以至不能將船上的人都救了出來。至今思之。令我愧死。大佐。再要這樣說。更令我置身無地了。爸爸你說對不對。華加士因說道。不錯。你現在這樣說。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我看一輩子住在這兒。隨便甚麼事情。也是做不成的。斷無出頭之日。而且現在戡穆司王即位。德魯空做了此地的總督。或者是我們舊教徒有機會的時候。也未可知。但看戡穆司王的行爲。却又可慮。用那殺父的讐人。來奪忠義的人的土地。何至昏聩到如此地步。魯格司說道。不錯。僕非政治家。不過一介微卒。只知道服從命令。不能通曉大局。然這個用謀反的人。去奪忠義人的土地。世界上恐怕斷沒有第二個這樣糊塗的。華加士又說道。我道戡穆司王。真是昏聩。還不止這件事呢。我看他凡見是英國人。即令全錯了。也是好的。魯格司答道。可不是。這個界線。萬不能分的。即如閣下從前。也是英國人。華加士答道。這却不然。我們既到愛爾蘭。住了幾百年。我們就是愛爾蘭人。不過最可恨的。他口裏却說是舊教徒做起事來。却無件不背舊。

教的宗旨。魯格司說道。我倒有一件要緊的事問你。請你把奧連及公的事情講給我聽。聽華加士答道。我近來甚麼事都沒有聽見。就只聞得他想奪英國王位的念頭。現在更堅了許多。大約不久必有大舉動的。魯格司又問道。我在倫敦未動身之前。就傳說奧連及公已從荷蘭動身。不曉得這個信確否。華加士說道。不問他真假。就令是真的。我看也是不行。魯格司說道。這話我卻有些不解了。據我看起來。英國新教徒甚多。無不嫌棄戡穆司王。迎合奧連及公的。既已成了這個勢子。裏應外合。焉有不成功的道理呢。華加士不覺厲聲說道。那麼英國或者可以叫他領屬了去。但是要想吞我愛蘭特。這是萬不能夠的。華加士說的時候。並沒有計及魯格司是英國人。說完之後。忽然想起來了。因說道。失禮得很。我一時竟忘記閣下是英國人了。魯格司說道。這算什麼。我先前已經向你說過了。我乃一介微卒。不知政治上的事。所以這件事的底細。我并未盡悉。至於說到我家。本來因為均是王黨。纔從荷蘭遷居過來的。不料王家均屬無道。全不替人民着想。所以我們對現在的王家。亦未必定要盡忠於他。華加士說道。你說的話是否合理。我也不知道。但自我們愛爾蘭人視之。似覺稍有差別。設令奧連

及公做了英王之後。我愛爾蘭的人。仍舊是要奉戴戡穆司王和你英國開仗。逐去連及公。回復舊教之權利的。若任壞連及公即位。我舊教徒。便永世無得志的時候。所以我決意盡忠義於戡穆司王閣下的言實。非所取也。魯格司又說道。你的話雖然不錯。但我想英國與愛爾蘭地土雖分。究竟同屬一國。不如同心合力。以對付海外諸國。若國內自生變亂。實非僕所願聞的。華加士答道。國仇不報。等待何時。君所說的和平主義。可行於太平無事之秋。若處今日的世界。甚非所宜也。魯格司看華加士愈說愈激烈。知他愛國之念甚切。宗旨甚堅。欲要強他同自己的意思。斷非口舌所能行的。因亦不再多言了。回頭卻對吳爾達說道。腊利昨兒晚上說過。今兒清早到此地來。何以還沒有來呢。吳爾達答道。我今早起來得很晚。吃了飯就到這兒來了。不曉得他來了沒有。華加士說道。他沒有來。昨兒晚上有人來報。說是我們回來之後。又救起了三個人。我想他們定然有些受傷了。非養息幾天。是不能離床動作的。說完。因問魯格司道。那隻船上共坐了多少人。魯格司答道。我沒有留心。大約搭客二十四五人。船上水手等二十三人。總共五十人光景。華加士又問魯格司道。你在愛爾蘭打算耽擱幾天。

魯格司答道。打算耽擱一兩禮拜。我這回本是奉王命來呈書與德魯空總督的。我現在就要到德布林府去。吳爾達說道。我同大佐去。因為我也有要緊的事。去報告朋友。請你等一會兒。我叫他們備馬一愧兒去。魯格司說道。那麼更好。我還有一件事要煩你。請你帶我到腊利那兒去。走一邊。於是二人携了手。先到昨日救難船的地方。只見有許多人聚在那兒。收拾木頭。吳爾達叫道。腊利在那兒麼。叫了兩聲。並不見人答應。再仔細看了一看。只見腊利右手拿着一條長木。左脇夾着許多的木片。向着家中走來。吳爾達又大聲呼道。腊利。到這兒來。魯格司大佐有話給你說。腊利聽見。趕緊放下木片等。跑了過來。魯格司說道。腊利。昨日眞辛苦得很。我現在也沒有甚麼來報答你功勞。這兒有百塊洋錢。你不要嫌少。先請收下。待我明日回英國後。再來報謝你。這事要是這村裏的別人。早已一手接過去。說聲多謝了。孰料腊利却與衆人思想不同。他雖說是一個窮人。沒有見過許多銀錢。然他却是一個只重義氣。不重錢財的人。所以魯格司拿了銀子在手裏。也不知說了多少話。腊利總是不肯接受。連眼皮兒也不動。一動。後來還是吳爾達說了兩句。腊利始勉強收下。卻連一聲多謝都沒有。魯格司此時

非特不怪。賸利無禮。而且心中佩服起來。褒獎了賸利許多說話。仍同吳爾達回家。預備往德布林府去。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吳爾達再會良朋 德林市初學皮匠

話說次日吳爾達自德布林回來。是日乃係前四日與金吾約定相會之期。因此回家。後即赴會所。只見金吾已坐待在那兒。見吳爾達到來。即迎上前握手。向吳爾達說道。你前天做的事。真是勇快得很。我聽見之後。實在羨慕的。了不得。吳爾達答道。那兒的話呢。這算得甚麼事。況且那天雖說風大。我坐的那划子。却是穩快得很。一點危險都沒有。那裏是我有本事。够得上救人。要是有本事的時候。船上的人。都要救了下來。那裏還至死了許多呢。所以我現在心中還是抱恨的。了不得。金吾說道。未免過謙了。金吾又忙問道。我昨日聽見說。壞連及公快要到英國了。不曉得是真的麼。吳爾達說道。我也聽見人說。大概是真的罷。要是這樣。定必騷亂起來了。金吾說道。可不是嗎。恐怕從此以後。我們兩個人。要像這樣聚在一塊兒說話的時候。都沒有了。怎麼好呢。吳爾達說道。你的話。很是怎麼好呢。而且我昨兒聽見我父親說。如壞連及公即位。舊教徒

必定與兵與他抗抵的那個時候。我們兩家就先要廝打起來。想到這兒。真令我心如火焚了。金吾答道。那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我們兩家的土地。原來是取自君家。今日奉還。乃是理所應當的。吳爾達說道。那可不然。這個土地是你令祖從克羅衛兒戰勝之後。取自我祖的。今王仍舊即位。是應該照從前的辦法的。豈能反復無常。又奪回給我的呢。金吾說道。這到沒有甚麼不合理的。我家乃新教徒。王乃舊教徒。這個事情是勢所必至。而且土地歸君家之後。我家必定遷回英國。那時候我祖父必定置買田地。住到鄉間。我反可以假此工夫。學一點兒學問。從前你借給我的書。我也可以讀起來。但是不能與你時常相會。面這却是一件大恨事。我現在雖然是這樣想。但我看我祖父那種頑固的性質。恐怕還不叫我做呢。我記得前回我祖父對我父親說。說是我現在一個禮拜。總要出外好幾次。拿這些光陰妄費了。一點兒事也不學。我父親答道。他這兩年學問甚有進步。很喜歡讀書。至於偶爾出去散步。那也是應當的事。若是一天到晚在家裏坐着。那不是把小孩子都要拘壞了。我的祖父又說道。只讀點兒書在肚皮裏。別的事業也不學得會。那有甚麼用處呢。況且我們武家子弟。不讀書都可以的。

我父親答道。這可是你老人家說錯了。世變一天多似一天。若老守着舊時的宗旨不肯變通。那還能够在世界生活的嗎。所以我看你老的思想言論。都是前數十年的現在。萬不能通行了。依我祖父與父親這些話看來。我的祖父的頑固性質。這一輩子是永無改變的理了。我想將來我讀書。他都要禁止的。金吾說完。吳爾達寬慰了幾句。看看時候已晚。止得各自回家。約定過十日再會。光陰似箭。不覺又到了約會之期。兩人相見。金吾先說道。吳爾達兄。我們今日相聚之後。後會不知何時了。吳爾達忙問道。你要上那兒去呢。金吾說道。我前日不是對你說過了。我的祖父他不是時常說我在家妄費時日嗎。因此我父親想了一個法子。叫我到德布林去。那兒我有一個表兄。他在那兒開了一家製造皮革用具舖。前日我父親寫信同他商量。想送我到他那兒去學習。昨日已接表兄的回信。他已答應了。并叫我趕快前去。因此我父親已擇定了後日。命我動身。我父親這回的意思。是因為我祖父那樣固執。現在壞運及公即位。這個地方一定是。要、還、你、們、家、的。我、們、回、到、英、國、自、然、是、住、到、鄉、下、恐、怕、我、從、此、以、後、就、永、無、再、出、頭、之、日、了。所以現在命我到德布林表兄那兒。就是這個原故。吳爾達說道。你父親

這個主意。却打錯了。要學點甚麼本事都可。何故卻去學那樣下等的手工。至於說到這兒土地的話。也是想錯了。何以呢。這個土地也不是生來就是我家的東西。我們的祖宗。也是如你家奪我的樣子。奪來的。要依你父親的說話。我家也不應該在這兒住。金吾答道。此一時。彼一時。時既不同。事的原因又不同。那裡能盡以你家比方的呢。這個事情。我們到沒有甚麼客氣忌諱的。這還是日後的事。我們暫且不談。至於我這回到德布林。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我們已相交兩年多。諒你早明白了。若說這個事。是下等手工。我現在暫且不問。只要能磨鍊身體。將來改習他事。亦甚容易。豈不是較在家專受壓制的好些麼。況且我表兄他雖說是做生意的。然他爲人。却甚明白。諒家裏書籍。必定很多。豈不是書也有得看了。吳爾達聽完。想了一會。說道。這也不錯。你現在準後天動身嗎。金吾答道。是的。後天準動身。吳爾達說道。那麼我後天送你到德布林。看你是甚麼地方。以後我有便就可來探望你。金吾說道。我父親後日也要去的。你送我去。恐怕有許多不便的地方。還有一層。德布林我祖父親戚很多。萬一被他們知道了。可是了不得。你不必去罷。我到了那兒。寫信給你就是了。兩人又說了些惜別的

話自有許多依依不忍捨的情。無奈時候已到。只得訂了後會之期。各自回家去了。却說金吾到了這日。拜別了祖父及母親。同着父親直向德布林進發。當晚即到地頭。從此金吾到少了許多的壓制。甚爲自由。日間學習皮革工作。晚上即自己看書。頗覺快樂。不料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忽起一件大變事。欲知是何變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小金吾殷勤寄信 吳爾達踴躍從軍

話說十一月十二日。有從英國開來的船到了愛爾蘭的德布林地方。傳說本月初五日。埃連及公已在英國特兒倍地方上了陸。人民大爲騷動。新教徒恐怕穆司王將從前賞給的田地奪回。付還原主。因此公然備戰。舊教徒恐怕埃連及公逐去。穆司王自登王位。那新教的勢焰。從此必然大盛。非特土地財產不能保守。即生命亦不能占安全地步。因此比新教徒備戰之情更爲急迫。却說德布奈特家自聞此信後。華加士領着吳爾達幾次往德布林。察探情形。只見街市的情景。一次不同一次。從鄉間逃來的新教徒。日多一日。都是拋棄家室。都是怕舊教徒復讐。逃來躲避的。還有溜爾河泊了無數的船隻。上面均坐的是新教徒。也是怕舊教徒復讐。要逃往英國去的。實在

的情形已經如此。加以外面的訛傳。日勝一日。或報某處舊教徒被殺幾十人。或報某處新教徒被殺幾百人。此類的風傳。一日數次。真是鬧得人人驚慌。家家恐懼。新教徒只盼壞運及公即位壓服舊教徒。至舊教徒的駭穆司王既昏瞶無能。毫無依賴。只得人人自己奮發精神。拔劍以待。再說金吾自與吳爾達別後。時常懷念。金吾到後雖曾寄了一信。卻未得吳爾達的復音。加以現在騷亂。日甚一日。更覺念念不堪。金吾因又作書寄去曰。

別後雖寄一書。多日未得復示。未識已登記室否。念甚。當地騷亂情形。日甚一日。人心頗爲激昂。萬難免於戰爭。市民大約分爲二派。青年有熱血者主戰。年老者資財者欲主和平。時與主戰者反對。餘事諒早有所聞。茲不贅述。餘容再布。手此卽請

吳爾達兄 惠鑒

弟金吾頓首

却說此時愛爾蘭的人民。人人狂奔。準備爭戰。北方的新教徒。勢力頗盛。整立隊伍。稱爲腊巴利軍。腊巴利者。欲滅盡新教的意思。腊巴利軍所到之處。殺得鷄犬不存。血流遍野。真有勢如破竹戰無不克的樣子。是時英國及蘇格蘭兩處。均已奉壞運及公爲

王。舊王戡穆司已逃往法國。因此愛爾蘭特的烏耳司洲亦叛舊教而降新王。南方二三貴族亦欲藉此奪取舊教徒的土地。愛爾蘭總督德魯空欲恢復舊王戡穆司的王位。因下令與貴族的舊教徒及武士募步兵十五聯隊。騎兵若干。當時兵士到招齊了。但武器及其他軍品大爲缺乏。計德布林總督府兵庫所存的武器不過二萬件。且其中多屬舊式。半不適用。只有鎗千餘竿。大砲一門。尙可將就用得。但那彈藥亦所存無幾。雖有地方武士捐助金錢。向外國購買軍器。然所收無幾。實不敷支。你看這樣的軍備。還能敵那勢如破竹的敵人嗎。而且現在荷蘭及德國均欲援助新教。知新教的勢力自必更強。無奈愛爾蘭人愛國尊王及保護宗教的念頭甚爲堅固。也不暇計及這些利害。只是一心一意準備對敵。所以德魯空發出命令。第一個就是德布奈特家。華加士得令之後。即往近旁各村招募騎兵。再至德布林府勸有資財家。或捐金。或助馬匹銃砲等件。好在此處居民均樂於捐輸。雖因此華加士的準備不甚爲難。但軍械仍不足用。只得收些鐵鋤之類。命鐵匠改鑄些槍劍戈矛。再說吳爾達看見父親諸事準備完竣。已定期出征。因求父親攜帶同去。願爲旗手。士官華加士頗有允諾之意。但母

親竭力阻止。至於祖母雖說熱心盡忠義於戰穆司王。深願子孫能够出力。但見吳爾達年紀甚輕。不忍命他履危險的地。因此也是出頭阻止。與佳沙菱同意。并向華加士說道。盡忠義於我王。原是應該的事。但吳爾達現在年紀甚輕。恐怕你帶他出去。也不能做得甚麼事。況且你這回若有萬一不測的事。此後他的母親倚靠誰人來復讐呢。所以這回我勸你不要允許他。華加士聽了母親這些說話。到也不錯。因向吳爾達說。你這回同去也好。可以見識見識。但旗手士官不能叫你做的。只可算作非戰鬪員。跟着陣後觀戰便了。吳爾達聽了祖母及雙親的話。甚爲失望。但亦無法。却幸還肯帶他同去。因向父親說道。我想帶了腊利同去。既可代爸爸做些零碎事。又可同我做伴。有許多便利的地方。而且這回他看見他的伯父及堂弟三人從軍去了。他很羨慕。也想同去。他的父親說他年輕不許他去。現在叫他同着我一塊兒。他父親一定願意的。吳爾達說完。華加士想了一會說道。這事到無不可。但我怕你同腊利在一塊兒。兩個都是胆大的。要作起惡戲來。可是了不得。吳爾達笑答道。你老請放心。作惡戲有作惡戲的時候。現在斷不作惡戲。你老萬般放心便了。華加士說道。既是這樣。你帶他去也好。可以

招呼你。吳爾達得了父親允許，即趕緊跑至村中，將這要帶腊利去的話，告訴了腊利。腊利自是喜歡。腊利的父親也答應了。於是吳爾達及腊利專待出征之日，好去從軍。那華加士準備完竣，又忙着訓練新募的兵卒，真是一刻都無閒暇。此際國內的新教徒，與及舊教徒，均有激激不能稍待的樣子。新教徒以德布林爲根據的地，在蘇格蘭借來許多武器。二月二十日公然宣言要攻打德布林市。此時，戡穆司王已由法國的援兵護送來，愛爾蘭德布林市，德布林人民大悅，均來歡迎。勇氣百倍。戡穆司王到後，聽說總督德魯空已命諸武士募兵，以備對敵。戡穆司甚爲喜悅。當時即授各武士以大尉中尉少尉等職。華加士是受了大尉。諸武士等也甚喜歡。到了五月中旬，戡穆司王着傳令使傳出命令，先攻擊德布林地方。華加士的馬隊，是駐在德布奈特城的。得令後，即預備出發。先一日別了家人，帶了吳爾達及腊利，到營中預備明日清晨出發。到了次日雞鳴，傳令軍中預備，整隊起行。中午已行至德布林，只見滿市綠色。國旗林立。人民歡迎兵隊，個個精神，人人奮勇。到後華加士命安好了營。吳爾達走至帳中，向華加士說道：「爸爸你看市中人民個個均有忠義之氣，唱萬歲不絕呢。這倒也罷了。華

加士說道。雖然是這樣。但是人心難測。若戡穆司王敗後。他們也是一樣的歡迎。連及公去了。此時各處的營均已用柴木點起燈來。四處照得如白晝一般。不一時戡穆司王親自來營校閱。只見兵士精強。軍械齊整。戡穆司王大喜。勉勵軍士一番。賞賜酒宴。真是歡聲若雷。直至三更始絕。戡穆司王是夜傳出命令。明日辰初拔營。向德布林進發。於是大衆安寢。吳爾達睡在華加士榻旁。翻來復去。許久不能成眠。華加士因向吳爾達說道。明日清早就要動身。你安心睡罷。你在這兒還睡不着。將來到了打仗的時候。那還了得。華加士說完。吳爾達只得閉着眼息了一會。不時只聽外面人聲漸雜。知各軍均已起來預備。但是東方尚未大明。吳爾達乘此也就起來了。叫醒腊利去備鞍馬。華加士也跟着起來了。吃了早飯。會集各軍預備出發。吳爾達因向華加士道。爸爸。今日我同爸爸一塊走好麼。華加士答道。可以。因爲今天兵士軍裝尚未齊備。有些穿便服的。你夾在隊裏。尚不至礙人耳目。但看見大將一來。你便當同着腊利退到後面去。不要在前面礙事。吳爾達答應着。只見日漸東昇。號令官吹起出隊的喇叭。各隊列齊。華加士的騎隊爲先鋒。一路旌旗煥日。軍歌振天。直向北方德布林進發。後事

如何。下回再說。

第六回 拒匪降市民舉義旗 避疫疾小俠造新房

話說德布林居民。知戡穆司王派兵來擊。市中大爲騷亂。預設防護。商議抵禦之策。但市民中仍是分爲兩派。年老有資財的固執前說。以爲此次王的軍隊。雖無快砲。此地市城雖堅固。可以久守。但市城中人數過多。糧食有限。英國救兵。又不知何時纔能到來。據這樣想起來。即不被鎗砲打死。也要飢餓死的。斷無得勝之望。莫如現在即將降旗。揮起來。我們還可保了身家性命。豈不是較那老少男女同死於市中的好些麼。他們這些有資財家。雖是這樣說。但那些年輕有血氣的。任憑打死。餓死。決不肯降。服。於是專心講防禦的方法。此時鄰近村莊。恐怕王軍路過時蹂躪。都相率來德布林避難。城中便陡添了無數男女。越發擠擁了。

再說王軍來到德布林。安營於市城左近。當時有名叫漢米路登的。奉了戡穆司王的命令。親往德布林市。傳說王令。說道。四日之內。如肯擄起降旗。開城出迎王師者。所有罪跡一概宥赦。因此市民的總督。及市中參政員將校等。邀集市民。大開會議。却說金吾

是日走至外面散步。只見有一家人家。內中有無數避難的人。細看這個人家。像是村長的樣子。這些人都是到他家來打聽市中會議的消息的。不一時有一個老頭子跑了回來。滿面帶着怒容進了門。即開言向衆人說道。會議已決定了。開門去迎王師。說至此。歎了一口氣。衆人聽着亦大爲憤慨。叫罵不已。那個老頭子又說道。通場議員之中。大半贊成。只有小半反對。所以反對黨雖辯論多時。他們那裏肯信。反說出了許多不中聽的話。他們的宗旨總無非怕死要保身家性命。所以做出這樣的醜態。負萬世的臭名。而不惜想起來。真真令人痛恨了。再說市中會議決後。布告市民。無非說現在已由衆決議出迎王師。市民等仍安常業。不必驚慌等語。於是總督命城中的守備軍均退出城外。戡穆司王軍亦退。札離城四里的地方。其中只有羅振將軍帶了一隊兵屯于河曲。市中總督當遣使者至戡穆司王營。投降服書。言明一點鐘後。即將市城交出。市民中那青年有熱血的。聞此信後。甚爲憤懣。痛罵總督。處置不當。時有鄉士名叫莫林的。帶領着自己的鄉團騎兵一隊。來到市中。在各處演說。不能降服。戡穆司王的理由慷慨悲壯。聽者無不憤起。當時莫林騎兵隊中有數十人。即跑上城頭。正值戡穆

司王帶領了兩隊兵前來受城。走至城下，突然城上發起鎗來，擊死士卒數十人。戡穆司王護衛士官亦有數人被打死。戡穆司王受此意外的抵抗，不知其軍勢如何，不敢下令攻擊，只得暫令退去。市內總督聞信，大爲驚慌，即托漢米路登向戡穆司王說道：「現在拒抵者，乃市中無賴及醉漢，並非出自市民全體之意。望王宥赦。至於拒抵的人，自當縛送前來。」聽王治罪，戡穆司王不允。漢米路登只得去回復了總督。戡穆司王因爲砲兵隊現在尙未到齊，暫將全營退札遠村。再說莫林，見已擊退了戡穆司王，於是更將先前贊成議會的議士說動了許多。當時即集了市民八千人，編成一隊。另選舉吳魯甲、白佳兩人暫爲市內總督。莫林爲元帥，將市民共分八隊，分握市權。因此前任總督及其他怕死諸人聞信之後，即乘夜逃向他方去了。再說金吾在德布林中，目擊此等情形，雖不肯貪生畏死，不樂贊成他們。但看市民均不過一時勇氣，爲莫林的

話所動，便鼓舞起來。若論真心對敵者，實無多人。恐怕斷難取勝。金吾的表兄也是這樣想。因對金吾說道：「我看這個情形，斷不能取勝的。但除此亦無別法，只好以一死了之。至於你年紀又輕，就是這回編入隊中，我卻替你掛心。」金吾說道：「我年紀雖然輕，但

我的氣力。到不亞於成人。你不必替我掛心。金吾的表兄又說道。既是這樣很好。即不然也是沒有法子的。你看將來不但男子。就是婦人女子。也要持武器去對敵的時候。還有呢。現在若論兩邊的勢力。我們雖說恃着堅固的城垣。及四十門大砲。不難抵禦。但市中糧食缺少。有如十日半月。不能取勝。那時便有缺糧之患。至於戡穆司王那邊。他現在雖說只有六門小砲。然愛爾蘭卻可以源源接濟。且兵隊又多。又無糧絕之虞。依這樣看起來。如何是好呢。兩人說完。不禁萬種愁腸。一時均引動起來了。然他兩個人不過一個小小市民。毫無權力。卻說那個新舉的總督。吳魯甲白佳二人商量定了。傳出命令布告市民。凡市民不堪爭戰者。可退避出城。餘者皆編成隊伍。各俾以職任。下令之後。即將市城緊閉。清查市內人數。除兵士外。尚有三萬餘人。次日戡穆司王軍砲隊已到。全軍計二萬人。將德布林城四面圍攻起來。城中因得大砲之力。爭戰數十分鐘。竟不分勝負。戡穆司王知不利於急攻。莫如待其糧絕而降。因此傳令衆軍暫退。至於城內兵士等。鼓動了一時勇氣。也不計有甚危險。只知一心爭戰。幸虧吳魯甲白佳兩人。深於謀畧。恐將來有缺糧之患。當將城中糧食。集於一處。限定每日每人只用

若干。因此兵士等竟時常受餓。金吾此時因編在後隊，尙不必出陣，無甚事幹。因此金吾常至會堂聽衆人演說，或上城頭眺望敵軍情形。回家說給衆人聽。原來伊表兄在德布林爲市中的大資本家，房屋亦甚大。現因各處騷亂，親戚朋友來伊表兄家避難者不少。伊表兄因自己不能在家招呼，見金吾無甚事，即托金吾代爲照料一切。所以金吾在外面探聽着甚麼消息，即趕緊回家演說給衆人聽。此時兩軍情形，戡穆司王守着緩兵之計，城中雖每每挑戰，戡穆司王不過稍命數隊畧與交戰，大約互有死傷，從無大勝負的。及至一月以後，城中糧雖未盡，而兵士等因不得飽餐，竟患了一種赤痢病。兵士中受病者甚多。市民亦不少。金吾見此情形，恐怕家中避難衆人，也生起病來。且衆人因避彈砲時，多潛伏床榻底下，不通空氣之處。因此金吾與表兄商量道：我看現在外邊流行這種病症，大人染着了，還可忍受。惟有我們家裏現住的這些孩子，要生起病來，那可是要鬧得不能安身。至於這個病，據我看來不是專爲飢餓。大約多是因爲避彈砲，常潛伏無空氣之處所至。若是這樣，甚爲可憂。我想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有造一個避彈子的房，多通空氣就好了。伊表兄自無不贊成之理。因此即托金

吾叫木匠來造。好在木料均是現成的。金吾叫了幾個木匠。自己在旁指揮着。在後園空地中。蓋造了一個三角形的屋。外面用獸皮蔽上。中間夾些能避彈子的東西。不兩日即已造成。此後凡兩軍交戰之時。聽見砲聲。衆人即避至三角屋中。因此避難於金吾表兄家者。竟無一人生病。但外面染病者日多一日。到了六月初間。氣候更炎熱起來。又加了許多的痛苦。六月十三這日。忽聽市中人聲鼎沸。金吾即跑至外邊打聽。原來英國派了十三艘兵艦前來援救。現已到了德布林河。在城頭上望得見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憐饑孩敵營求助 重義士父子留賓

話說市民聽說英國援兵已到河下。個個驚喜非常。爭先登城去望。不料船已抵岸。忽然又轉舵去了。衆人大爲失望。猜不着是甚麼原因。只有憤的憤。罵的罵。恨的恨。悲的悲。泣的泣。一時間。騰湧起來。這個艦隊原來是英國遣派前來援助德布林的。載了滿船的兵糧。無奈隊長少將嘉克到了德布林。河看見戡穆司王防禦甚嚴。已在河岸築起幾個小砲臺。因此不敢前進。在老遠的地方。即命將船停泊。派了一個密使進城。勸市民不

必拒敵。自己即開往他處去了。不料這密使不能上岸。待要回去復命。嘉克卻已遠去。那密使也只得跟踪去了。此時城中已是兵盡糧絕。却幸住民家中。近日每每逃往他處。及死亡的也不少。在此等人家中。搜出食物甚多。計算起來。尚可穀數日之用。但是井水因圍城以來。人數倍於尋常。加以多日未有下雨。竟漸漸的枯涸起來。雖有數處泉深的地方。尚未全涸。然汲起來的水。竟如泥漿一般。雖用沙漏濾過。也不能吃。這是圍城中。最困苦的事。卻說金吾因受表兄之托。用心用意看護那些被難人。現在雖未染病。然飲食欠缺。竟個個餓得不成了人形。那幾個小孩子。更是跟着金吾慣了的。其中也有父母已經死亡的。也有近來生了病的。因此金吾更是義不容辭。想盡方法。求飲。求食。供給這幾個小孩子。近日因飲水缺乏。金吾便想起從前曾見城旁有一家農夫。他家有一個井。那個井裏的水。金吾從前也曾經飲過的。甚是清潔。因此尋了去。那個地方到尋着了。但那個農家。已經被火燒燬。人影全無。再尋。尋那個井。到好好的。在那兒。金吾趕緊汲了些上來。一試。雖不及從前清潔。但用沙漏濾過。尚可免強飲得。金吾尋出這個井之後。甚爲歡喜。當日即汲了一桶回去。此後每日提了兩隻桶來汲水。

回家供給衆小孩之用。因此這幾個小孩子得金吾看護。周至即當此人人生病之時。他們幾個連一點小毛病也沒有。至於市中情形。自嘉克的艦隊退却後。食物日減一日。兵士等至實不能忍耐的時。只得將馬匹宰了來充飢。餓死病死的人日多一日。真是屍積如山。白骨滿地。令人不忍目覩。金吾看護那幾個小孩子。日日往外面求食。至近日竟無處可求。金吾甚爲焦急。因想起舊友吳爾達。前次已探聽清楚。知他現在正隨父從軍。不如到他那兒去一盪。定能求些食物回來。但城門緊閉。不能出去。即或設法出去了。也不能入來。至於水關。現在定有人嚴爲防守。也是不能出去的。躊躇了半天。又獨自說道。且往水關看看光景再說。因此即走至水關。看了一看。是用鐵柵攔起了的。但像金吾那樣的身量。還可以過得去。金吾看了甚爲喜歡。當時打定主意。夜間再來。於是仍回到家中。待小孩子們睡了。金吾跑到水關。覷着巡夜兵不看見的時候。跳下水去。泅至柵旁。伸頭向外。面張望。卻見巡夜兵離着甚遠。金吾即乘空登了那邊的岸。趕緊逃入森林。以待天明。到了天明。金吾的衣服已乾了。於是混在運野菜果物的農夫中進了戢穆司王營門。探明華加士的隊駐扎何方。即取路直向那兒去了。

那兒不好探問，只得立於帳幕之外，以待吳爾達。却幸不一時，吳爾達居然出來了。只見金吾衣衫襤褸，滿臉病容。吳爾達並認不出來，也想不到金吾會跑到這兒來的。所以吳爾達看見了，心中以爲必是乞丐。因問道：「你到這兒來做甚麼？莫不是來乞食的吗？」金吾不禁笑了，因說道：「吳爾達兄，你連我也不認識了麼？」吳爾達忽然提醒，再仔細一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金吾兄嗎？何以病成這個樣子？」吳爾達又問道：「你現在做甚麼？住在甚麼地方？」金吾一邊手指着城一邊答道：「在那兒受餓。」吳爾達說道：「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恰好父親現在出去了，我們進去談罷。」於是拉着金吾的手，兩人同進入帳幕。讓金吾在一隻小箱上坐了。吳爾達知金吾尙未吃飯，親自去取了些食物及一大瓶葡萄酒來。金吾數月以來，非特沒有酒喝，連好茶也沒有喝過。一盞，今見了葡萄酒，如得了甘露一般，一口氣即喝完了。於是一邊吃着，一邊與吳爾達說話。吳爾達因問金吾道：「你這回到來，真是我意料所不及的。外面有許多人守住，你怎麼能够進來。」金吾答道：「我昨兒晚上從水關洩了出來，在樹林子裏躲了一夜。今朝混在那些連野菜的人，進了營門，打聽着你父親在這兒，我又不好動問，只得在那兒等候。恰好沒等一

會兒你就出來了。吳爾達說道。是這個樣嗎。我自與你分別後。接到你兩回信。曉得。你還在德布林。所以這幾次。每逢着城內開砲。我就耽心。怕你有萬一之失。而且我料你必定也在陣中的。又不好通信。金吾答道。我雖編入隊中。却係後備軍。一點兒事也沒有。我表兄他又不肯讓我出去。因此托我在家中招呼避難的戚友。內中有幾個小孩子。都是無父母的孤兒。表兄見他們可憐。專托我看護他們。我也因為現在既不能爲衆人出力。能將這幾個孩子救活了。也算盡我一點心。無奈近來飲食缺乏。市中無處求覓。將幾個小孩子餓得不死不活。我在那兒看着。真是不忍。所以昨兒冒險出了城。却幸毫無阻礙。到了這地。吳爾達急問道。那麼你是到這地來。齋食物。你還要回去的呢。金吾答道。那是自然的。我不是因爲這幾個可憐的小孩子。要爲我一個人。我隨便怎麼着。也不肯到這兒來。現在沒有甚麼可說了。兩軍相敵。私受糧食。本來是軍律所最禁。但念此幾個無怙小兒。我亦出於萬不得已。諒你亦斷無不表同情的。好。給我快想點法子。弄些食物。給我拿回去。吳爾達說道。我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就是了。你不要操心。你還把別後的事。講給我聽聽罷。於是金吾將圍城之後。原原本本。仔細的敘述。

了一番。金吾又問吳爾達道：你現在隨着令尊出陣打仗嗎？吳爾達就將父親已允補他做旗手士官爲祖母母親所阻及現在不過在營中習鍊的話告訴了金吾。金吾又說道：我們不必久談了。我還是昨天晚上出來的也沒有與他們說明他們一定在那兒記挂着。你既可以幫助我就趕緊去辦罷。吳爾達說道：但是甚麼東西好帶呢。金吾說道：我看多了也是帶不去的。你給我買兩三斤牛乳用玻璃罇裝好。再尋一個不浸水的箱子裝些麵包就够了我過了四日再來。你可以與我約好一個地方。到第四日你就照樣預備這兩樣東西拿到那兒去。點一個小燈爲記。我潮退的時候出來等潮滿進去。你可能幫助我這個嗎？吳爾達說道：我到沒有甚麼爲難的。但是水關有兵守着。日夜不離。倘被他們看見了。不問情由放了一槍。那可是了不得。你還要想過一個更穩當點的法子纔好。金吾說道：不要緊的。亮水的時候小心一點不要覺得有水聲。他們斷斷看不出。即令被殺。我亦無憾。吳爾達說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因這一點兒小事。誤了將來許多事業。豈不可惜。然這種事情亦是我們義務之所當。盡現在我倒想出一個法子。我看你萬一被他們看見。要捉拿你的時候。只管將我父親的名

字說來。就說與我父親是朋友。他要治你罪的時候。你叫他同你到這兒來。那就萬穩千妥了。金吾說道。雖承你的盛情。但我不敢領受。我們雖說交好。只可各自心知。萬不可張揚出來。我看我到此地的話。你暫且不必對你父親說知。吳爾達說道。那兒的話。我父親斷無不允肯的。而且自圍城以來。我父親時常聽城中傳出話來。說現在市人民飢餓死亡者日漸增加。增我父親時代爲憂愁。總願彼此早日了結。況且現在你的事情。又當別論。未及歲的小孩子。本無讐敵之說。即令戡穆司王知道了。也不要緊。況你這回更屬義勇的行爲。凡有心肝的人。聞之諒無不贊成的。理你不必多疑。照我話做去。斷沒有錯的。現在我叫腊利去買牛乳麪包。用東西裝好。你昨日一夜未睡。你在我這牀上睡一會。等我預備好了。叫你起來再吃一頓飯。那時也正是時候。你就可以回去了。金吾說道。既是這樣。很好。你就預備去罷。我在這裏歇一歇就是了。於是吳爾達出去備辦各物。留下金吾在房裏。金吾因昨夜一夜未睡。正是困倦得很。靠着枕頭就睡去了。吳爾達出來吩咐了腊利。叫他去備辦。自己仍進入房中。看看金吾已是睡着了。即在旁邊守着。因想金吾救難扶危的心思。竟同自己一般。真不愧稱爲知己。

後來又替金吾想到現在市中的情形朝不保夕不禁代爲憂悶又不好勸他到這兒來而且看金吾說話凡說到彼此爭戰的事情他即將別話混過去可知要他到這兒來是萬不能的正在替金吾打算忽聞父親華加士回隊來了不一時進入幕中吳爾達也不待問即將金吾前來的委細稟明了華加士聽畢大爲稱賞因說道這樣的勇少年真令人心佩自己不計危險爲被難的小兒來求食物這種事情恐怕大人還做不到你現在既去預備牛乳麪包那是很好但四日後的約你還要小心做妥至於萬一被人捕獲叫他切不可客氣只管說出我的名字來就是有違軍律這個罪名我也情願受的況且未及歲的孩子不能視爲敵人呢說完走至金吾身旁看了一會不覺驚歎道怎麼就瘦得這個樣子要在外面遇着還不認識呢可恨那嘉克少將既來了何必再退好多分個勝負免這些無辜之人受這些罪就是死也死個爽快那金吾兄亦何至受這樣的苦呢吳爾達在旁答應着恐怕驚醒了金吾因此父子不再說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吳爾達父子守着金吾直睡到午時纔醒。金吾醒後看見華加士在旁大吃一驚。華加士急開言說道。金吾兄的事吳爾達已經告訴我了。真可謂義勇少年。令人佩服。先前吳爾達對你說的話。你萬不必稍存芥蒂。倘到那被他們看見的時候。你只管說出我的名字來。金吾答道。既承高誼。感謝實深。俟那時自當遵命。華加士又說道。數月不見。金吾兄的面貌竟消瘦如此。這總是在太勞碌了。以後尙望珍攝。切不可。以英邁之才。胡亂糟塌了。說完。又對吳爾達說道。金吾兄還沒有吃飯。你趕緊叫膳利去預備罷。吳爾達答道。我已叫膳利預備去了。華加士說道。那很好。金吾兄你不要客氣。你愛吃甚麼。你可以說給我聽。待你下次來的時候。我便叫他們做給你吃。金吾答道。多謝盛意。但我這回若不是因爲那幾個孩子。我自己即餓死亦不來的。所以我現在望你老先生濟助者不在我自己一人。卻在能濟助那幾個小孩子。華加士說道。那是自然的。但你自己亦甚要緊。如你自己有萬一之失。就是我要濟助不能爲力。所以據我看起來。還是你自己第一要保重。若謂我既欲盡我的義務。即不應辭勞苦。甚至因此而死。亦所不惜。這個理據我看起來。甚爲不通。這非特不能謂之爲盡義務。直可謂之爲

取巧。金兄，你看我這話怎麼樣？金吾答道：「是不錯的。」兩人正說着話，膳利已拿飯菜進來了。膳利從前跟着吳爾達見過金吾的，因此金吾看見膳利進來，即說道：「久不見了，你現在好呀？」膳利答道：「託你的福，還好。你現在何以瘦成這樣子？要在外面遇着，還不認識呢。」華加士向趕利說道：「你趕緊拿飯菜擺起來罷。」又說道：「金兄，我不能陪你，你慢慢的吃，多吃一點兒，不要客氣，等你吃完了的時候，潮也快來了。那時正好回去。」金吾說聲多謝，持了刀叉，如狼吞虎嚥的一般，大嚼起來。華加士父子及膳利在旁談着，不一時吃完了。看看已將日暮，約摸潮已來了。於是膳利出去備了兩匹馬，膳利拿着牛乳麪包，吳爾達對膳利說道：「你先去。」在那河邊上樹林中等我們，以免路上看見的人着眼。膳利答應着先去了。這裡華加士教了吳爾達幾句話，如遇着哨兵，就這樣說。於是兩人跨上馬，華加士徒步送出營門，因在廣眾之下，金吾也不便說甚麼。華加士也沒有說甚麼。吳爾達同着金吾出了營門，即取路向河邊而去，却喜沿途並未遇着一人。膳利已先在那兒等着，到後，金吾即取裝牛乳的瓶子，放下水去試驗，恰好不沈不浮。再將麪包箱也試了一試，均頗合式。金吾甚為喜歡，因說道：「下次我來的時候，還要。」

帶些水回去呢。吳爾達說道：那極容易的事。但是下次來的時候，不是恰當月滿的時候嗎？那可有一點兒不方便呢。金吾說道：不要緊。我已經想好了法子。折些樹枝蓋在頭上。那哨兵看見了，也就分別不出來。金吾此時已跳下水。因對吳爾達說道：對不住。再會再會。吳爾達說道：望君善自珍攝。四日之約。我一定在這兒等你。諸事請放心。金吾說道：那麼隔三日再會。不陪了。一邊說，一邊覺起水來。順流而去。不覺即覺到水關外了。孰料水關的門已閉，不能進去。只得在城跟下草叢中蹲了一夜。以待天明。因想道：清天白日，要提這些東西在街上走，被那些餓鬼看見，一定要搶了去的。那可是白費了我兩天的工夫。不如暫且藏在這草叢中，一定無人看見。待明兒晚上，約好我表兄在城上。那時交給表兄拿回去，就萬無一失了。主意已定。即在那兒盼望天明。不一時，羣雞亂鳴。東方漸漸發白。聞水關上有人聲，卻是兵士數人閒話。那水關也呀的一聲開了。金吾即趁着無人之時，跑回家中。衆小孩子見了，繞着亂跳亂問。如久別的嬰兒。見了慈母，說不盡那依戀的態。金吾再看看他們一個個身瘦如柴，只剩得皮包骨頭，好像比前日又瘦了些的樣子。衆小孩中有一個年紀稍大的，向金吾說道：你到那

兒去了。何以也不告訴我們一聲。令我們急得要死。盼望得要死咯。你可曉得你去之後。我們連一餐飯都沒有吃過。水也快喝完了。你今天再不回來。我們就要餓死了。請你從此以後。總不要出去罷。金吾說道。我就是因爲沒有了吃的東西。我纔出去尋覓去的。衆小孩子聽見說吃的東西。忙問道。尋得了嗎。金吾說道。稍待一點兒。到晚上再給你們。衆孩子又問道。是甚麼東西呢。金吾說道。就是牛乳同麪包兩樣東西。現在放在城外。要到晚上纔好拿進來。正說之間。金吾的表兄來了。因向金吾說道。你回來了嗎。你上那兒去了。自你走了之後。這些孩子們。差不多要哭壞了。金吾於是將如何出城。如何遇着了吳爾達。吳爾達父子答應助濟食物的話。都仔仔細細的說了一遍。那表兄聽完。既喜金吾的勇氣。又慮其或陷危險。因說道。就是這一次算了罷。下次萬不可去了。倘或被哨兵看見。捕獲了。就是謀反的大犯。那可是了不得。金吾答道。謀反的人。要處治甚麼刑罰呢。我想最甚也不過殺身就是了。我怕甚麼。我已經同吳爾達兄約定了。過四天還要去呢。我昨天的東西。還沒有拿進來。現在還放在城外。等晚上你幫我去拿了來罷。及至到了日暮。金吾即與表兄約定。叫他在城上等候。自己先從

水關出去了。不一時已到上燈時候。金吾將所藏的牛乳麪包。提至與表兄相約之處。表兄在城上放了繩子下來。金吾細好了。提了上去。趕緊回至家中。分給衆孩子吃了。金吾仍在城外躑了一宿。到次日天明回家。衆孩子均歡喜的不得了。說道。昨天晚上多謝。我們大家都吃飽了。現在還沒有餓呢。於是金吾將牛乳麪包。照人數日數分派好了。衆孩子有了充分的飲食。自然是歡喜的。金吾也就放下愁懷了。免得天天往外面求覓食物。東奔西跑。一刻也不得安。不料正想在家將息一兩日。再到吳爾達那兒去。只見表兄怒氣沖沖的跑回家來。向金吾說道。快來快來。你去看看金吾問道。是甚麼事。問了兩聲。並不答應。只見表兄的面上。氣得紅一陣。白一陣。向金吾說道。你不要問。你到了那兒。就明白了。於是二人趕緊出門。跑到城上。內外一望。只見無數的婦人。孩子。老頭兒。聚集在一塊兒。這是戡穆司王的大將羅振想的殘忍軍略。他的意思。以爲現在城內正缺糧食。如將這些人再叫他進城。豈不是即刻就要餓死。他們看見餓死多了。外面的救兵又未至。自然而然的要降了。但這種的毒手段。他本來也不忍下手。無奈聽見英國援兵就要來。若不早點將城打破。頓兵堅城之下。前後受敵。定是抵擋。

不住。要大敗的。而且講到軍略上。也就顧不了那道理了。所以與戡穆司王商定。即發令兵士。將鄰村左近的人民盡捕了來。逼令衆人進城。一點兒東西也不許帶了進去。當時在城上看見的人。無不憤懣。恨不得立刻將羅振殺了。再說那些被逼的人。集於城下。哭的哭。啼的啼。真是訴天無路。入地無門。要說與他們抵抗的話。手無寸鐵。而且盡是婦人孩子及老頭兒。一個筋強力壯的男子漢也沒有。只得哀哀哭哭的叫開城。城中看此光景。若是開砲來攻敵軍。徒然將這些被逐的男女打死了。敵軍是斷然打不到的。欲待不開城。敵軍又在後肆意凌暴。逼得那些百姓走頭無路。令人目不忍睹。只得開了城門。讓他們進來。城中驟添了這許多人。其困苦之狀。自是比從前更甚。死的自是日多一日。却幸到了七月三十日。河下又有英國的三隻師船來了。原來這隊船就是嘉克前次帶來的。他回去之後。被衆人申斥了一回。說他臨陣而逃。要治他的罪。一面另使了一個大將帶領原船前來援助。不料行至半路。被颶風打沈了大半。所以現在只贖了兵艦一隻。運送船兩隻。這日抵了德布林港。戡穆司王軍自是開砲與兵艦對敵。却喜戡穆司王那邊的鎗砲。均係舊式。不能命中取遠。所以與兵艦正在

開戰之時。後面的兩隻運送船。已到了水關。城中的兵士。看得清楚。趕緊將水關開了。運送船便進來了一隻。直達市中。後面的一隻也就跟着進來了。此時城中兵士。看見援兵已到。糧餉已來。軍中勇氣大振。自援兵來後。日日與戡穆司王軍討戰。一連五日。並不見兵士出來對敵。到了第五日。忽見敵軍全退。德布林兵士居民。自是喜歡。但因兵少糧缺。不敢追去。再說羅振看見英國援兵已到。糧草已進了城。知難取勝。且自己營中現在也起了一種疫病。數日之間。已死了三千餘人。只得與戡穆司王商量。暫將全軍退向德布林府。戡穆司王本是毫無主見的人。聽羅振說得這樣利害。自無不從之理。所以八月初四日。竟下令命全軍暫回德布林府。於是衆將三軍。八月初五日清晨。即列隊而回。下半日已抵德布林府。戡穆司王即集諸大將商議軍策。華加士因命吳爾達暫時回家。將爭戰的情形。告訴家人。吳爾達到家之後。即將數月以來的情形。細細的敘述了一番。吳爾達的祖母及母親。知道他們平安無事。也就放下了心。吳爾達記念着金吾。不曉他已回家沒有。於是到家的次日。即往金吾家探聽消息。見了金吾的父母。聞說尚未回來。而且金吾的消息一點兒也不知道。吳爾達只得說道。金吾

兄現在還在德布林。身體平安。戰爭的時候，他還做下一件極令人敬服的事。金吾的父母只聽平安二字，就喜歡的了不得。原來自圍城以後，信息不通，祇聽見城中疫病流行，飲食俱無，每日死人無數，以爲金吾圍在城中，必定死多生少。今聽見兒子尙屬平安，自是不言而喻的歡喜。但是金吾的父親，還恐怕不是的確的信，因問吳爾達道：吳兄你在城外，他在城裏，兩軍隔絕，你怎樣能知道呢？你是聽見人傳說的，還是親眼見過他呢？吳爾達即將金吾在城中，編在後隊，表兄因他年輕，不要他在外面，托他在家招呼被難的人。前數日因爲食物缺少，由水關出城覓取食物，因得彼此相見的話，說了一遍。金吾父母當時聽完，即感謝吳爾達幫助的情。吳爾達謙遜了一番，即別了回家。於今且說德布林的國會，奉了戡穆司王的命令，要決議增稅的事情。人民甚爲不服，聲勢洶洶，大有反叛之意。華加士的意思，亦以爲戡穆司王當此兵連禍結，人民不能安身之時，不應加稅。因此頗怨王作事昏瞶，大爲不悅。即回至家中，深悔當時不應受大尉之職，怨恨不已。因此華加士的母親說道：我看無論怎麼樣，總是我們同宗教的王。況且現在他已經布出命令，將從前被奪土地，仍還原主，豈不是從此以後，那

老賊奪去的地土。也要歸還我們嗎。豈不是我們宿讐。且都可報復了。據此看來。非特不應憂悶。還應歡喜纔是呢。華加士聽了。半天沒有出聲。後來歎了一聲。答道。據我看來。現在戡穆司王雖布了命令。他行事這樣的情形。還能夠持久保得住的嗎。況且戰爭未定。立國立教的頭緒一點兒也沒有將來。還不知是何結局呢。照這樣看起來。他現在既有命令我們也不妨去對執華奈亞家說一聲。先將那些田地問他要了來。至於那個住屋。且俟將來國事大定之後。再講華加士的母親聽了這些說話。覺着也近情理。祇得隨他做去。就是說話的第三日。華加士騎了馬。去訪執華奈亞。執華奈亞聽說他來了。即怒氣兇兇的跑至門口。戡北司跟在後面。祇見執華奈亞看見華加士。即開口大聲說道。你是來趕我們的嗎。你也不用來催。我對你說罷。老父要走的時候。自然會走。現在時候還沒有到呢。華加士說道。我今天來。竝無別意。不過來告訴你一聲。我想現在爭戰尚未結局。兩邊的勝負均未可知。現在雖然有戡穆司王的命令。但不能作準的。據我的意思。即令戡穆司王勝了你。也不必遷移。仍住在這兒。不過請你將那些田地交還我就是了。我今天來。就是特意來同你商量這件事的。執華奈

亞說道。你不要小覷了我。我有本事纔能住在這兒。我是不受人家的恩惠的。戔北司在旁聽見父親的話。真不近情理。忍耐不住。因向執華奈亞說道。人家的話。說得有情有理的。你老也聽聽清楚再說。你老現在氣上來了。請進去歇一會兒罷。於是向華加士說道。對不住。請不要見怪。家父是一時氣上來。將閣下的話都沒有聽清楚。閣下此番來的盛意。實深感激。自當遵照尊命。但是戔穆司王如得了勝。新教徒斷不能在這兒安身的。雖承閣下盛情。斷不敢領受。好在我家在英國。還稍有田地。自當遷回那兒去。況且這個地方。本來是從君家奪取來的。物歸原主。亦是理所當然。華加士說道。我們現在那個奪取的話。萬不可講。執華奈亞在旁說道。爲甚不要講。能够說不是用本領奪取來的。還是你送給我的嗎。戔北司見執華奈亞又說出氣話來了。祇得又用話打開了。請執華奈亞進屋子去。此時金吾的母親亨刺。知道來的乃吳爾達之父。因出來答謝前日救助金吾之情。走出來即握手爲禮。并向華加士說道。小兒多承救助。實深感激。本應早到府上去答謝。奈家父性情固執。不能如願。尙望原諒。華加士說道。世兄真是義勇少年。將來定成大器。令人佩服無已。至於這回的事。不過小兒與世

兄交好彼此相助。這算得甚麼事。既做了朋友。就要這樣纔好呢。說完。彼此再譚了幾句。華加士即告辭回家。亨刺進入屋中。祇聽見執華奈亞在房中亂跳亂罵。說戡北司不成器。要趕逐他出去。無非是些老昏了的話。戡北司起先以爲說兩句。就算了。不料愈說愈奇。戡北司實在忍受不住。祇得辯了兩句。執華奈亞因此更氣的了不得。即刻往外面跑。走至教堂。即聚了教中許多的人。訴說兒子戡北司種種違命。實爲大逆不孝。衆人見執華奈亞似得了瘋病的樣子。祇得順着他的意思答應着。孰知因這番大鬧。崔瓦特夫的家風。從此大爲改良。這也是衆人所料想不及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當旗手樂償夙願 作俘虜險喪頭顱

話說戡穆司退回德布林商議軍策。諸將各持所見。不能一致。因此戡穆司王棄衆人之議。卻從法國公使之策。法人因此大爲輕蔑。愛爾蘭人愛爾蘭諸武士亦因王不從衆議。忠義的心漸薄。王的勢力自此大減。那戡穆司王尙不覺察。及至經四五個月之後。兵士等見王毫無動作。相率歸農者日多。此時適英國老將龔伯鞏率兵來攻。準備

毫無。不能與之對仗。城市紛紛失守。告急的文書似雪片般飛來。龔伯鞏本知戡穆司王毫無足懼。但愛爾蘭人民保國保教之心甚熱。盡力抵抗。不惜身家性命。因此龔伯鞏雖攻得數城。終恐不能全勝。因此再調援兵。竝於且達兒克地方及海口要害處築起砲台兵舍。以備防守。戡穆司王聞大敵前來。又集衆商議戰策。仍不能決定。華加士在家聞此信後。甚爲憤懣。吳爾達却欣喜非常。因向父親說道。爸爸這回出軍的時候。要將旗手士官給了我罷。你前回說我年輕沒有經驗。現在年紀也大了。六個月經驗也有了。華加士說道。你有這種心事。我到甚爲喜歡。但戡穆司王昏瞶如此。斷無得勝之望。白送了一條性命。未免不值。吳爾達答道。這且不問。我既生於愛爾蘭。將性命送在愛爾蘭。是分所應爲的。無所謂甚麼值不值。華加士說道。這是人生所當盡之義務。你現在既已立定主意。且去試一試再講。吳爾達得了父親的允許。將他一番愛國熱心均激發起來了。以爲從此便可達其志望。不禁手舞足蹈的欣喜起來。是晚即有傳令使。至德布奈特城傳出戡穆司王命令。卻是命諸軍急速會齊出軍抵敵的話。傳令使交了令。又向華加士說道。我還要往別處傳令去。你趕緊去與總軍會齊。以便向

德羅克特出發。不可多延時刻。說完。即跨馬加鞭去了。華加士父子即告別了家人。先向德布林府。檢閱自己所帶騎隊。與總軍會齊。次早即向德羅克特出發。與英將龔伯鞏會戰於且達兒克地方。英軍守備甚嚴。進攻多日。毫無勝負。欲用前次久圍之計。但那英軍兵糧甚足。且有運送之路。與前回不同。況且疫病流行。死亡甚多。加以其中荷蘭兵及革匿司兵均不耐寒冷。因此被圍不過兩月。竟死去了八千多人。戡穆司王喜出望外。以爲現在死亡既已不少。將來氣候漸寒。這些不能耐寒冷的荷蘭兵及革匿司兵。自然也要死的。於是安心樂意等待天寒。竟出令總軍暫退。以免戰爭相持的苦。戡穆司王軍退後。龔伯鞏大喜。即率殘兵八千餘人。退出且達兒克。另駐扎適宜地方。先是戡穆司王下退軍之令。衆人不知其軍略所在。只得遵從。待龔伯鞏率軍去後。始知原委。衆將校深憤王失策。不足保國保教。欲另起義軍。奈衆將思想不一。各持意見。事不果成。於是憤王者相率避歸鄉里。衆軍因此大爲潰散。却說華加士所帶騎隊。規律甚整。頗守號令。當未退軍之時。華加士見近村避難鄉民。所棄耕牛遍野。因命兵士往各處收取。以備將來歸還原主。或充軍糧。這日吳爾達帶了騎兵十五人。走到三

十里外的一個村庄。收取牛畜。不料到了中午。正在那兒歇息吃飯的時候。前面忽來了一隊巡哨兵。吳爾達向衆人說道。前面不是革匿司兵來了嗎。趕緊預備罷。於是衆人即刻跨上馬。以待來敵。不一時已到跟前。吳爾達即拔劍預備。不料吳爾達所騎的馬。先被敵人打了一槍。那馬當時怒奔。吳爾達即倒撞地。下敵兵乘此擊了一劍。恰中右肩。竟昏倒在地。至那十五名騎兵。因見衆寡不敵。竟各自逃走了。革匿司兵見衆人已逃。於是有兩個兵士走至吳爾達身旁看視。祇聽一人說道。還沒有死呢。那人答道。還沒有死嗎。那麼再給他一刀。殺死了算了。說完。拿起刀來就要斬。那人忙阻道。且慢。我們莫如先將他昇到營中。等他能說話的時候。細問敵人情形。再殺他豈不是好。不一時又來了幾個兵。看了看吳爾達的樣子。向衆說道。還沒有死呢。一人答道。還沒有。我看他的裝服。像士官的樣子。敵軍的情形。他一定清楚的。我們想帶他回去。待他能夠說話的時候。問問敵軍的情形再殺。你看怎麼樣。那人答道很好。於是將吳爾達縛在一匹馬上。衆人尾隨而行。約走了兩點鐘纔到。衆人將吳爾達從馬上解下來。昇至一室。置於席上。將門窓都反鎖了。吳爾達既受劍傷。又經這一番馬背上的辛

苦。及至昇到房中。竟昏睡過去了。睡了半日。痛醒起來。開眼一望。原來是一所馬廄。係用泥土築的。甚爲堅固。上面有幾個小窟窿。露光透空氣。旁邊有個自來水管。吳爾達此時口渴非常。忍痛爬了起來。喝了些冷水。再睡於席上。不一時聽見門外有人聲。進來了兩人。手提着燈。看見吳爾達睡在那兒。以爲他的傷已好了。大聲的叱道。快起來。同我去見隊長。吳爾達只得爬了起來。奈氣力衰弱。剛起來又跌倒了。那兩人以爲吳爾達是假裝那種樣子的。竟用靴尖來踢。口中一邊的喝罵道。死囚奴。還不快起來。吳爾達索性裝不聽見。將眼睛都閉起來了。那兩個人只得扶了吳爾達起來。出了馬廄。走至一處。有四五個人立在那兒相議。內中有一人像隊長的服裝。看見他們扶了吳爾達來。問道。這就是方纔捕來的敵人嗎。那人答道。是。隊長又向吳爾達問道。你姓甚麼。你是做甚麼的。吳爾達仍舊閉着眼睛。裝沒聽見。連問了好幾聲。吳爾達一句也不答應。旁邊有人說道。這種該死囚奴。快快的殺了算了。還有工夫去問他。又有人說道。大概說話不出來。你看他那種樣子。莫如再放在那兒一天半日。待他能說話時。再講罷。隊長說道不錯。那麼你們再扶他去睡好了。於是兩三個人七手八腳的將吳爾達

仍扶至馬廐。置於席上。隨後又有一個人拿了一桶水。一瓶牛乳。並刀傷葯來。說是隊長命拿來的。因此將吳爾達的衣服割開。敷了些葯在傷口上。再將牛乳送至吳爾達唇邊。吳爾達此時正是肚餓。不一時竟將一瓶牛乳吃完了。那些人纔出馬廐。將門仍就反鎖了。吳爾達敷了葯後。覺着痛已好了些。心中想道。我看這個樣子。早晚定要被他們所殺的。即或不殺。我亦斷不能忍受他們的凌辱。也是自己氣死的。至於我這樣的人。豈是貪生畏死之輩。還怕死嗎。但是一點名目都沒有死了。未免可惜。我看現在氣力已稍復元。諒能動作。不如覓個方便走了罷。因此爬了起來。四處一望。原來此地是個野隊。零落星疏的幾間兵房。諒想防守的兵士。定不甚多。再看看廐中的牆。雖說堅固。係用泥築造的。不難打破。再聽聽外面。也有唱軍歌的聲音。也有譚笑的聲。此時將近黃昏。吳爾達又想到。早了。是不行的。總要待夜半纔好。於是仍就在席子睡了養神。以待時刻。等吳爾達一覺睡醒。恰是半夜時候。吳爾達爬了起來。聽聽外面聲息。俱無。連巡哨的也不聞得。再望望天上。星月俱無。要下雨的樣子。吳爾達獨自說道。正是時候了。此時不走。還待何時。於是將他們先提進來的水。喫了兩杯。自己所佩的刀劍是

已沒有了。搖搖門是不能開的。窓洞又太小。不能出去。必須破牆纔行。但是手無寸鐵。單用兩手。如何能打得破呢。想了半天。竝無法子。要想尋一塊磚頭。房中又沒有燈。看不見。只得四處摸索了一回。却幸摸着一塊磚。吳爾達拾了起來。不一會已打了一個窟窿。爬了出去。且喜四望竝無一人。也不辨東南西北。背着野隊瞎跑。一直跑了好幾里路。一時劍傷疼痛起來。萬分不能忍耐。只得尋了個密樹林中。暫且歇息。不料劍傷愈痛愈甚。一時竟昏迷過去了。欲知吳爾達如何脫逃。且待下回再說。

第十回 吳爾達遇農獲救 戡穆司棄國出奔

話說吳爾達昏迷過去。直至次日中午纔醒。看看自己睡在茂草叢中。滿身泥水。傾耳一聽。遠遠有吹笛的聲。及犬吠的聲。吳爾達不覺驚慌起來。以爲左近必有防守的兵。趕緊爬起來一看。只見離着數十步。有一個農夫。坐在草地上。吳爾達始明白不是戡兵。再仔細一看。竟穿的是舊教徒服色。吳爾達倒歡喜起來。知道附近的地方。定有人家。趕緊跑至那吹笛的農夫面前。不料他一心在那兒吹笛。竝未留心。及見吳爾達走近身旁。反吃一驚。高聲叫道。你是誰。看見吳爾達穿的是軍裝。以爲是英國的兵來了。

趕緊執好槍棍。以爲防禦。吳爾達知道他是同教中人。因開口說道。我乃愛爾蘭騎兵隊的人。昨日被革匿司兵所捕。受了重傷。幸虧昨夜乘敵人不防。逃了出來。因爲天下大雨。傷口又痛。走至前面。不由得昏睡過去。直至現在纔醒。務祈念同教之情。稍施救助。農夫聽完說道。原來如此。那些惡漢真是可恨。這近村的人家。無論男婦老少。均被虜掠盡了。說起來真令人痛心。我不是見機逃避。已早做了無名的鬼了。現在我穴洞而居。相距不遠。請至那兒坐去罷。吳爾達說道。我因昨夜劍傷大發。至今未癒。若是路遠。還不能走呢。農夫答道。不甚遠。只有半里多。如你不能走。待我來背負你去罷了。吳爾達說道。那更感激不盡了。農夫又說道。你暫且坐下。待我喚了狗來再去。於是農夫又拿起笛子來吹。吹了兩下。只見有一隻狗口含着一隻兔子跑來了。農夫將兔子裝入皮袋內。笛子也裝好了。向吳爾達說道。我們走了罷。吳爾達起先不肯叫他背。只是扶着走。走了幾步。真走不動了。農夫於是背了吳爾達。約摸走十幾分鐘的工夫。纔到。只見靠着山用土築的一間三角的房。上面用青草蓋了。遠遠的看了去。一點也看不出來。背着山開了一個小門。農夫推開了門。放下吳爾達。即向內喚道。有客來了。原來

這個土屋中。還住了兩個人。聽見有客趕緊迎了出來。幫着將吳爾達扶了進去。農夫將吳爾達剛纔告訴他的話。大概說了一遍。內中有一人說道。我昨天在遠遠的地方。看見幾個騎兵廝打。後來又見他們用馬背了一個人回去。想必就是這位了。我看見的時候。料想這一去定無再生之理。我當時就想搶了來。無奈他們人多。不敢動手。不料這位竟有本領自己跑了出來。真是佩服之至。那人又向吳爾達說道。昨晚那樣大的雨。真是虧你受了。現在到了這兒。就與你家中一樣。不要客氣。我們也是在這兒避難。沒有衣服給你換。我勸你暫且睡在床上。脫了下來。等我們來給你烘一烘罷。吳爾達看見他們如此親切。也就不客氣。即睡於牀上。將衣服脫下。困倦已極。不覺便睡着了。他們看見吳爾達睡了。將衣服慢慢烘乾。看看上面。盡是血跡。烘乾之後。一塊一塊的堅硬。非常恐不能穿。於是再將水洗了一回。再用火烘過。那個割破的地方。找了針線縫好了。及至他們將衣服通通弄好。吳爾達也睡醒過來了。農夫因向吳爾達說道。現在痛得好些了嗎。吳爾達說道。好些。農夫走到床邊。叫吳爾達將劍傷給他看。吳爾達爬了起來。只見右肩上兩寸多長的一條口。腫得老高。上面敷着葯。滿滿的血跡。於

是農夫取了些清水。將外面的血跡洗乾淨了。再用布替他包上。旁邊又有一個人拿着衣服替吳爾達穿上。真是親切非常。吳爾達穿完之後。下了床。就煖了一壺酒。一樣鹽菜。一大鍋肉。就是前打來的鬼子。四個人圍坐起來。一邊吃。一邊譚。吳爾達即將戡穆司王兩次出兵的情形。及昨日他自己被捕。仔仔細細的叙說給他們聽。三人聽到吳爾達昨日被捕的事。無一個不稱贊。說吳爾達是一個勇少年。將來必要做大事業的。吳爾達說完了。因向衆人說道。你們三位如何住在這兒。現在做甚麼事。三人齊說道。不要說起。說來真令人憤恨。你看那些革匿司兵殘忍不殘忍。既奪了銀錢。殺了父母妻子。燒了房屋。那也够了。還要將殺的人。割來一塊一塊。四處拋散。我們三個人都是一個村子裏頭的人。各有父母妻子。這日恰好我們三人約齊了到這前面的山上打柴。革匿司兵到了我們村裏。將我們三個人的甚麼東西都弄得乾乾淨淨。及至我們回家。只見四處的人頭人腿。房屋成了幾堆瓦礫。要想去報讐。奈只有三個人。又無鎗砲。只得在這兒築了一間屋。暫時避着。吳爾達聽完。憤恨不已。說道你們現在既報讐無策。不如到我們營裏去。我們大家同心協力的。殺盡這些殘忍無人心的狗頭。

吳爾達說完。衆人說道。倘得如此。真是報讐有日。感激不盡。吳爾達說道。那麼我們就走罷。其中一個有年紀的說道。現在天色已晚了。我們又沒有器械。夜間若遇着點甚麼倒不好。也不急在這半天。還是明日天亮去的好。今晚權在這兒再歇一宿。吳爾達說道。既是這樣也好。於是四人到了次日天明。也沒有甚麼撿拾的。一人提了一根木棒。帶了些乾糧。吳爾達因爲有傷。不敢快走。所以四人直至黃昏始到。到時正值華加士及兵士等都出巡去了。只剩得幾個守營的人。却說吳爾達前日帶去幾名馬兵。自吳爾達被捕之後。與革匿司兵打了一回。不能取勝。只得跑了回營。將吳爾達被捕的話。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自是又氣又急。還有腊利亦氣憤的。了不得。誓與吳爾達報讐。因此次日華加士竟帶了全隊。腊利願做先鋒。前去與革匿司兵討戰。兩軍就在途中會戰。殺斃革匿司兵數人。又活捉了幾人。餘下的均往後逃走了。腊利即將捉來的革匿司兵細問。吳爾達被捕後的情形。知道昨兒晚上已經逃走。腊利始放下了心。即將此話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自是歡喜。因此華加士命兵隊分至近旁各處收牛畜。兼可尋。吳爾達。所以次日吳爾達回營之後。他們還沒有回來。恰好吳爾達回後。不多

一刻。華加士也率領兵隊回來了。走至門口。即有人報說。吳爾達已回。華加士大喜。趕緊下馬跑了進去。吳爾達聽說父親回來。也迎了出來。吳爾達即將被捕後的情形。細細的說了一番。華加士深爲感激。那三個農夫。吳爾達即引着三人來見了。華加士答謝了一番。即勸他們暫在他營中。次日華加士將三人編入中隊。腊利因爲尋覓吳爾達。次日始回。見了吳爾達。兩人各自叙說一番。吳爾達深感腊利熱衷。褒獎了幾句。於今再說戡穆司王。命總軍退回德布林府之後。又命華加士再添募騎兵。華加士只得領命先回了吳爾達回家。此時金吾已由德布林回來了。吳爾達聞信後。即至金吾家訪問。兩人相見。各述近況。自是悲喜交集。華加士到家之後。住了兩天。即往各鄉募兵去了。再說愛爾蘭如華加士一類的熱心愛國者。頗不乏人。無奈戡穆司王作事昏瞶。不聽衆人之議。因此軍勢日衰。在愛爾蘭的英軍。勢力日長。至一千六百九十年六月十四日。奧連及公竟親率大軍攻入愛爾蘭。戡穆司王自知不能取勝。然又不能不出戰。只得又調齊衆軍。及法國的援兵。與奧連及公會戰於愛爾蘭北方之北英河。兩軍對仗數次。不分勝負。不料戡穆司慮終不能取勝。竟私帶侍從。逃往法國去了。此時愛爾

蘭軍士聽說戡穆司王已逃，非特軍心不散，且比從前勇氣百倍，以爲如此昏聩的玉去了，反可自由自主，故自戡穆司逃後，連與英軍接戰，雖未得大勝，然竟能抵抗大軍不至潰退。因此衆將相商道：我們現在勝負，雖不能預定，然昏聩至戡穆司王這種樣子，倒是去了的乾淨。我們可以自由自主，倘能衆心合一，協力同仇，與他們爭戰起來，或能得勝，亦未可知。衆軍聞此說，均以爲然。於是衆將更欲商議軍策，但此事非集衆人共議不可。因此先議定暫退軍回德布林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移軍入北力抗英人 借屋屯兵欣逢淑女

話說衆議既定，將總軍退回德布林。公認沙士飛特兒爲將軍，商議守戰之策。吳爾達因對華加士說道：我想回家去看看，報告家中現在的情形，以免祖母等記念。華加士說道：你回去看看也好，但是此地一半天就要定議，定議之後，就要往西方出發，大概不能待至明日早晨。你穿了軍服一個人走，恐怕沿途被新敵徒阻擊。吳爾達說道：那麼就脫下軍服，另換平常的衣裳。夜晚上路便無妨了。華加士說道：那也可以行的。你回去略安慰祖母，母親們即須回來，但回來的時候，如聽見德布林已被壞連及公占

去。你萬不可一直的向西走。還是灣點兒路多走兩步。免至受新教徒的囉唆。吳爾達一一答應着。到了晚上換下軍服。回至德布奈特城。見了祖母母親兄弟等均平安無恙。甚爲喜懼。吳爾達便將出軍的情形。細細的告訴了。家中聞說平安。也就放下了心。了。佳沙菱問吳爾達道。你在家耽擱幾天。甚麼時候再去。吳爾達答道。明日晚上定規要回到營中。明天清早就要動身。吳爾達與祖母等談話之時。特勒在旁聽得心動。起來因向母親佳沙菱說道。我想打仗。真是有趣的事。我現在也要從軍去。又有趣。又同着爸爸哥哥在一塊兒。老在家裡住着。有甚味兒呢。吳爾達笑道。好好好。也同我一樣。想頭。但是那些吃苦的事。你還不會曉得。你只曉得有趣的事。佳沙菱接說道。你是不行。年紀太少。還够不上。再過兩年再講罷。到了次日鷄鳴。吳爾達即起來了。將手鎗等藏在身旁。告別祖母母親。取路向德布林府進發。却幸沿途無事。抵了德布林府。只見街上人山人海。東奔西跑。後來探聽旁人。始知總軍已向北方出發。府中新教徒預備歡迎。連及公藉清道爲名。搶奪舊教徒的家。彼此厮打。吳爾達見勢甚洶湧。不敢久留。只得出了城向北走去。沿路也是騷動不甯。却喜吳爾達並未遇着攔阻。次日

午後便到了總軍駐扎的地方了。

却說奧連及公聽說戡穆司王已逃。總軍已退。於是率領大軍來取德布林府。此時愛爾蘭軍已退駐北方立墨立克地方。所以奧連及公大軍到後。並無一兵阻擋。一直的進了城。奧連及公進城後。即傳令與市民。凡有不背命令者。無論新教徒舊教徒。概加保護。如有劫人奪取財物者殺。此令布後。市民頗爲安穩。執華戡北司聽說奧連及公已到德布林府。恐新教徒藉勢虐殺舊教徒。替華加士家族耽心。因此走進德布奈特城探視光景。以便救助。却喜華加士自祖父以來。均是溫厚君子。常喜救難扶危。因此左近之人。無不感激他家的。那裡還有人加害其家呢。再說愛爾蘭軍退出後。分爲兩隊。一隊駐扎亞司耶北方。一隊駐扎立墨立克地方。奧連及公進德布林城之第三日。即出兵與愛爾蘭軍會戰於立墨立克地方。奧連及公軍大敗而走。愛爾蘭軍得勝之後。因此處險要易守。遂將全軍移駐立墨立克地方。因此街市均駐扎滿了。華加士所領騎兵隊。竟無處駐扎。恰好隔河有大屋一所。乃新教徒名龔亞的產業。此人是近邊的大地主。祖父奉職克耶衛兒部下。屢奏大功。現住之屋。即當時立功所得。前因戡穆

司王有新教徒所占的土地。均歸還原主的命令。龔亞因往德布林府與友人商議遷居之計。後聞戡穆司王逃走。即遲緩下來。今聞愛爾蘭總軍駐扎立墨立克。因此又耽起心來。不在話下。於今再說華加士因爲自己的騎隊無處駐扎。只得去借龔亞那屋。卻親自先去看視。及走到那兒。只見一個十五六歲女孩子。及一個白髮老母。站立門口。滿面驚慌。是懼愛爾蘭軍來劫殺的樣子。華加士走到門口。即下了馬。除了帽子。從容的說道。你們不必害怕。我並非來搶劫的。只因現在市中無處安營。欲暫借尊宅一用。至於其他暴亂的事。是沒有的。可請放心。他們母子二人。聽華加士言語溫和。知道沒有歹意。因答道。舍下只有母女二人。及兩個園丁。房屋甚多。如大尉要用時。請來就是。只願不加害於我母女兩人。諸事自當謹從尊諭。華加士說道。諸事請放心。不過打擾得很。至於說道加害一事。舍下現尙有老母妻子在家。還指望他人代爲照料。今若加害於你家。此豈有人心者所忍做的事。若說人多勢衆。不能個個同我這樣。但是我帶的這個馬隊。上自我的副官。以至兵丁。我都能信任得過。且彼等從服我慣了的。我可保他們不敢有胡亂行爲。請放心就是了。我還有一句話要說。隨便借兩間旁邊的

屋就好了。你們萬不可自己搬動。讓出正房子來。母子二人聽華加士的話。句句親切。非特無懼怕之心。且懽喜起來了。因向華加士說道。倘得如此。真令我母子感激不盡。但旁邊小屋實不能住。務望大尉不必客氣拘泥。還是住在正屋。使我母子亦覺心安。華加士說道。甚感厚意。但我要住在正屋中。非示兵士等以平等的意。還是旁邊的屋好。高情厚誼。俟將來再來領教。華加士說完。龔亞夫人即請華加士進裡面去坐。華加士說道。今既承允諾。當命兵士移來此處。稍遲再進內道謝。華加士即傳集衆兵士說道。現在已承龔亞屋主。借了旁室數間。勉強足以容膝。但龔亞屋主現不在家。只贖母子二人。今見吾等前來。甚爲驚慌。是怕我們加害的意思。我現已用溫言勸慰。令彼安心。諸君務必體諒我的苦衷。萬不可有暴亂之行。不可以護國愛宗教之精神。移作他事。是所深望。於諸君。華加士說完。諸軍皆齊聲答應。却說華加士騎隊駐扎龔亞宅中。不覺已兩禮拜。龔亞家母子二人。自華加士來後。反放了心。不似從前提心吊胆。兵士們又因龔亞家時常送出許多肴酒來吃。亦甚爲懽喜。還有吳爾達。龔亞夫人喜他是勇少年。時常請他進內談話。因此龔亞之女格利。竟與吳爾達做了親密的好朋友。這

日偵卒報壤連及公又領大軍來擊。華加士領了部下騎兵出去偵察敵勢。至晚始回。龔亞夫人是晚另饗以晚餐。華加士即席說道：「多日在尊府打擾，感激不盡。」壤連及公大軍已到。明朝就要移至立墨立克市去。這次的大合戰，定是壤連及公得勝的。從今別後，未知尚有後會之日否。龔亞夫人說道：「大尉不必煩心。我今不敢妄斷兩軍勝負。但以大尉之爲人而論，斷不至有意外的事情。日來多承保護，感激不盡。俟愚夫回家，再當答謝。」華加士說道：「我們在這兒打擾了，你反說這些話，真令吾輩置身無地了。」說完，又叙說了許多話。華加士父子及諸將官，向龔亞夫人告了別。到了次日黎明，全隊出發。過了一條橋，即是立墨立克市。於是衆將聚議軍事，籌抵抗的方法。到了中午，壤連及公大軍已到岸。只聽砲聲隆隆，以爲即刻就要到了。後來出去偵探，始知全軍尚未到齊。不過到了一隊騎兵。吳爾達吃過晚餐，走至外面散步，遙見龔亞家的烟囪露於樹頂。若不是樹枝遮住了，連房屋也可以看得見。吳爾達徘徊一會，就想起格利來了。因爬至樹頂上去，望了半天，看不清楚。腊利知其心事，因說道：「那裡能够看得見的呢？那還不是白勞精神。我到有個法子。今天我看見裝米、椰枝包及牛皮袋，有許多

在那兒。我可以拿那個造一隻船。渡了過去。替你送信。吳爾達反不好意思的。因說道。你說甚麼。你替我送信。給誰。腊利說道。你還瞞我幹麼呢。說完。腊利忍不住笑。吳爾達也笑了。因說道。雖然是你有心替我送信。但是對岸盡是敵人。怎麼能送得到呢。我恐怕送信的事也同我爬上樹去。瞭望一樣的無濟於事。吳爾達即從樹上下來了。於是兩人一邊走一邊說。腊利說道。你只管寫好信。交給我。我自然有法子送過去。至敵人我倒不怕。我却有點兒耽心的。是龔亞家近旁的那些。不知道理。混賬東西。腊利說完。提起了。吳爾達心事。想了半天。始說道。不是你剛纔提起那些混賬的東西。我忘了。這樣說起來。我必定要寫封信去。叫格利預先防備纔好。你真能替我送去嗎。腊利答道。定能替你送去。你不曉得。龔亞家中的馬夫白丁。他與我很相好。我過去找他。叫他托使女遞了進去。偷是今晚去。明天晚上定有回信給你。吳爾達說道。既是這樣。我們兩人同一塊兒去。怎麼樣。腊利說道。那是不行的。你穿着軍裝。那一個不認識你。隨便怎麼樣也混不過去的。我若是被他們捕着了。我只說是近村耕田的人。是龔亞家馬夫白丁的兄弟。現在來尋他。那就沒有事了。而且這個話。我已經與白丁約好的。吳爾

達說道。那麼你一個人去也好。腊利說道。那麼我就造船去了。說完便一直跑去了。這裏吳爾達想道。我昨日臨別匆匆。竟將要緊的話都忘記說了。若不是腊利提起。豈不是將一個好好的人白葬送了嗎。我想那些惡漢。所貪者不過財帛。這到容易措辦。但是壞連及公軍律不整。所到之處。無辜的人民。被其姦淫殺害者不知凡幾。若格利不幸而遭此難。怎麼了得。吳爾達愈想愈替格利耽心。來信步亂走。忽聽前面有笑聲。吳爾達即走近一看。原來是腊利在那兒編小船。有幾個兵在那兒同他說笑話。只聽一人說道。腊利你編這個船做甚麼用。腊利說道。你還不曉得我權喜打魚嗎。現在我要編隻船去打魚。那人笑道。這個樣子的船。都可以打魚的嗎。你要正經打魚。哪。你不見有兩隻很好的划子在那兒麼。你坐了打去就行了。腊利說道。那個船太大了。我不喜懼。不如我這個好。要他浮就浮。沈就沈。吳爾達聽他們說笑了一回。即回至營中寫信。無非叙些懇切相關的話頭。叫他自己珍重。現在正值兵荒世亂的時。須要刻刻當心。後面又寫了明天晚上。叫腊利來取回信的話。寫完即封固了。藏於懷中。仍走至腊利編船的地方。只見先前同腊利說話的兵已去了。只賸腊利一個人在那兒。因問腊

利道。甚麼時候纔可以編好呢。我的信已經寫好了。腊利說。那麼很好。大約還有兩點鐘的時候就編好了。吳爾達說道。那麼等十一點鐘。我檢閱過了哨兵再來。那個時候。他們也去睡了。你也編好了。我再將那幾個哨兵命他分往四處巡邏。你說好不好呢。腊利說道很好。就是這樣辦法。你快去作你的正事罷。於是吳爾達仍回營中。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騎了馬出來。檢閱哨兵。並命他們分往四處巡邏。哨兵領命去了。吳爾達即走至腊利處。腊利說道。來得正好。剛剛做好了。吳爾達說道。那麼可以去了。於是腊利拿了船。兩人同走至河邊。吳爾達將信交與腊利。又向腊利說道。我寫信之後又想起了一件要事。想添上幾字又怕來不及。你告訴白丁轉達就好了。吳爾達就將這件事告訴了腊利。腊利答道。你慮的很有理。我照這樣說就是了。吳爾達又說道。你快點回來。我在這兒等你。於是腊利收好了信。就坐於船上。慢慢的浮過河去了。却喜是夜星月無光。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吳爾達即坐在河邊樹下。心裏算着腊利已到甚麼地。又做着甚麼。又見着何人。說着甚麼話。一宗一宗的都想到。算到他現在應該回來的時候了。即趕緊跑至河邊。不料靜候了一會。一點兒消息也沒有。吳爾達發起急來。想

道莫是被人捕去了嗎。心裏愈急愈不見回來。正在那兒無可如何之際。忽聽水裏有響聲。不禁大喜。料定是腊利回來了。孰知響了一會。就不聽見了。於是更認定是被人捕住了。只得在那兒想救助之方。想來想去。並無善策。後來想到他既爲我的事被捕。我現在不管甚麼吉凶且渡過河打聽確實消息再講主意。既定就想脫衣服下水。不料正脫完衣服。腊利卻已到了岸。自己先扒了上來。再將船也拿上來了。吳爾達說道：你到那兒玩去了。真令我等死了你再有五分鐘不來。我就要浮水尋你去了。你也不替人想想的。只顧你自己好玩。就是嗎。腊利笑道：不說你自己性急。反說我好玩。耽擱了時刻。吳爾達說道：這個我們暫且不說。這隻船明天晚上還要用的。趕緊尋個地方去收藏起來。腊利說道：這個容易得很。放入那草叢中就好了。於是二人先將小船放好。吳爾達就問腊利到那兒的情形。只見腊利說道：我從這兒浮到了那邊。恰好並無一人。趕緊上了岸。就向龔亞家跑去了。白丁住的地方。白丁早已睡了。我只得用手拍門。拍了半天。不料白了睡的胡裏胡塗。我說我是腊利。他老不肯信。我只得將前兩日的事情敘述了些。他纔扒起來開門。開了門進去。又沒有燈。我用手握着他的手。他

又、生、起、疑、心、來。他說道。你、不、是、腊、利、的、陰、魂、嗎。你、在、生、的、時、候。我、同、你、很、相、好、的。你、何、必、來、纏、我、呢。你、快、去、罷。我、不、覺、失、笑、說、道。我、真、是、腊、利。並、不、是、鬼。你、不、要、害、怕。他、又、說、道。你、不、是、鬼。何、以、手、掌、這、樣、冷、呢。而、且、你、不、過、今、日、朝、晨、纔、走、的。現、在、有、甚、麼、要、事。三、更、半、夜、來、尋、我、呢。我、即、將、剛、纔、在、水、裏、起、來。所、以、手、冷。現、在、是、來、送、信、給、格、利、姑、娘、的。他、纔、信、了。於、是、我、將、信、給、他。托、他、明、日、轉、交。我、又、說、道。你、們、這、左、近、有、一、班、惡、漢。早、已、想、乘、機、打、劫。搶、你、們、的、家、財。前、一、向、是、因、爲、我、們、的、騎、隊、駐、扎、這、兒。沒、有、動、手。我、想、這、一、兩、日、內。定、要、發、作、的。你、須、要、趕、快、給、你、們、主、子、說。叫、他、早、爲、防、備。我、還、沒、有、說、完。白、丁、即、接、說、道。不、要、緊。現、在、壞、連、及、公、的、兵、馬、到、了。他、們、斷、不、敢、動、的。我、便、說、道。你、要、提、起、壞、連、及、公、的、兵、那、可、更、了、不、得。你、還、不、曉、得、他、那、些、兵、士。是、一、點、軍、律、都、沒、有、的。比、強、盜、更、利、害、到、了、一、個、地、方。無、論、青、黃、自、白、姦、淫、搶、劫。無、所、不、至。若、被、他、們、強、劫、姦、淫、之、後。你、去、告、訴、壞、連、及、公。他、非、特、不、給、你、追、究。反、怪、你、們、激、怒、了、他、的、兵、士。這、件、事、真、是、可、慮。現、在、我、們、卻、已、替、你、想、了、一、個、法、子。若、是、他、們、來、了、的、時、候。你、們、是、抵、敵、他、不、住。在、白、天、你、就、用、塊、大、白、布、插、於、樹、梢、上。晚、上、就、在、河、岸、上、燒、一、把、火。我、們、看、見、之、後。

就趕緊派兵過來救助。這些話本來是要寫在信上的。因為匆匆的來不及。所以託你轉達的呀。我又問道。你們主人可曾回來了嗎。他說。今兒早上回來的。吳爾達忙問道。他回家之後。還是在家中。還是在營中呢。腊利說道。這個我却忘記問他了。我只說了這幾句話。聽見已打三點鐘。我怕天要快亮了。不能回來。我就與白丁說道。我們吳大哥還在那兒等着呢。我要回去了。天色也不早。明兒晚上我來拿回信。說完。我就走到河下。尋着了船。就一直的浮了過來。一分鐘的工夫。都沒有耽擱呀。吳爾達聽完說道。費心費心。真能辦事。明天晚上還要請你再去呢。腊利說道。這是自然的。已經約好了。人家還能不去的嗎。說完。吳爾達騎着馬。腊利跟着。像是在外面巡哨回來的樣子。二人進門。即各自安睡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送密書關心彼美 赴急難力戰強徒

話說次日朝食之時。吳爾達將昨日遣腊利送信到龔亞家去的事。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因說道。這種事情。是你熱心的好處。我是不責備你的。但是何以不先來告訴我。我更可以替你想點兒好法子。吳爾達說道。我先不過是問候他們母子。並沒有甚麼

吃完晚飯。忽聽對岸砲響。一時樹杪上高插白旗。知是龔亞家警報。吳爾達即命衆兵上划子。自己帶領着。不一時已抵彼岸。白丁已在那兒等候。吳爾達忙問道。你不是白丁嗎。到底來了多少賊人。白丁答道。人數不甚明白。是亨西亞的騎兵隊。三十分鐘前到我們那兒。我們的夫人出來。向他們說道。這是新教徒的家屋。屋主現當墮連及公的顧問官。我們的夫人只說到這兒。他們就大笑起來。有一個士官裝服的人。當時下了馬。也不由分說。直闖進室中。兵隊也跟着進去。把這些馬繫在院子樹上。要我們給他拿草料。我們也無法。只得依他拿了些去。他又說不合用。拿起槍就要擊。幸虧我跑得快。沒有被他打着。我就沒命往外跑出。扯了白旗。即到這兒等着。還不曉得現在是怎麼樣兒呢。吳爾達說道。快走罷。於是一邊走。一邊又問白丁道。大約有幾個人的樣子。白丁答道。大約是八九十人之間。總不過一百人。吳爾達說道。這個樣子。還得用點兒計策。我們走後面進去罷。不要叫他跑脫了。吳爾達說完。即命兵士取後面的路。約五分鐘的工夫。就到了。吳爾達說道。你們同着我一塊兒進去。不要離開了。於是吳爾達領着。一直闖入屋內。只見簷下有一個丫頭。被槍擊倒了。旁邊有一個騎兵。手中拿

着鎗立在那兒。吳爾達正想放鎗打他。他已跑進客廳去了。吳爾達跟步進去。只見有二十餘人。在那兒正喝着酒呢。卻不料吳爾達忽然帶着多人進去。賊人不及防備。手足失措。當時斬死了數人。餘下的四處逃散了。吳爾達因命將大門關起來。派六個人守住。此時亨西亞的騎兵士官等。聽見吳爾達親來援救。已殺了他們幾個人。因此甚爲憤怒。即齊集衆人。喝令動手。無奈均是一班只搶家劫舍的東西。到了戰鬪。竟是不敢上前。個個怕死。皆四處的藏匿起來了。吳爾達乘機跑至內室。只見龔亞夫人。坐在睡椅上。已經嚇的話都不會說了。格別站在一旁。也嚇得面青唇白。猶如木偶一般。因嘆息了兩聲。格利忽醒悟起來。看見吳爾達來了。說道。現在怎麼着呢。都一齊打退了嗎。吳爾達答道。不要緊。有些被我們殺死的。有些跑了出去的。有些藏匿起來的。等一會兒他們雖然還要來。但那個時候。我父親的援兵也就到了。不要緊。你放心罷了。格利說道。真是把我嚇壞了。母親現在已這個樣子。怎麼好呢。吳爾達說。定一會兒。就要好的。你不要再去驚他。靜靜兒的守着好了。吳爾達說完。格利看見吳爾達的手。被人斬了一刀。因驚問道。這還了得嗎。你看衣服都被血浸透了。你不要走開。等我。

尋○點○兒○葯○給○你○敷○上○罷○吳○爾○達○說○道○出○點○兒○血○不○要○緊○的○現○在○我○就○要○出○去○的○等○一○會○兒○再○來○敷○葯○罷○吳○爾○達○即○向○外○飛○跑○只○見○大○門○外○又○來○了○騎○兵○數○十○人○各○執○刀○槍○勢○甚○洶○湧○守○門○的○幾○個○人○抵○抗○不○住○竟○被○他○們○闖○將○入○來○此○時○愛○爾○蘭○兵○雖○說○精○悍○吳○爾○達○雖○說○驍○勇○怎○奈○敵○人○竟○多○至○數○倍○所○以○竟○被○敵○人○殺○死○兵○士○十○餘○名○吳○爾○達○只○得○保○守○內○室○却○幸○地○方○熟○悉○又○室○內○黑○暗○無○光○有○幾○個○人○也○就○抵○攔○住○了○不○一○時○忽○聽○砲○響○的○聲○喊○殺○的○聲○黑○暗○之○中○見○許○多○人○亂○跑○吳○爾○達○知○是○華○加○士○的○援○兵○來○了○於○是○吳○爾○達○勇○氣○大○振○帶○了○十○餘○人○向○外○攻○擊○此○時○敵○人○正○在○抵○敵○華○加○士○的○援○兵○忽○後○面○又○有○人○殺○來○前○後○夾○攻○一○時○竟○將○敵○人○殺○了○大○半○餘○者○見○勢○不○佳○均○踰○牆○而○走○了○華○加○士○見○敵○人○既○散○即○命○兵○士○將○敵○人○留○下○的○馬○匹○點○清○了○疋○數○共○七○十○餘○頭○以○便○帶○回○營○中○應○用○自○己○卻○走○入○裏○邊○來○尋○吳○爾○達○叫○了○幾○聲○不○見○答○應○華○加○士○心○慌○起○來○恐○怕○已○爲○敵○人○所○殺○趕○緊○點○起○燈○籠○四○處○尋○覓○直○尋○到○庭○前○見○有○幾○個○被○殺○的○屍○首○吳○爾○達○也○倒○在○裏○面○看○看○氣○尚○未○絕○華○加○士○即○趕○緊○的○抱○了○起○來○腊○利○也○到○了○華○加○士○因○向○腊○利○說○道○不○過○肩○上○受○了○刀○傷○流○出○了○許○多○血○一○時○間○昏○迷○了○卻○是○不○要○緊○的○你○趕○快○去○拿○點○布○來○

給他包紮起來罷。腊利即去尋了一條白布。又到食堂取了一瓶酒急急拿來。華加士將吳爾達的衣服脫下。將傷口用布包好。腊利手持酒杯送至吳爾達唇邊。起先用匙子灌下。後來吳爾達自己會嚥了。灌酒之後。華加士腊利在旁看護着。不一時。吳爾達呻吟起來。睜眼一看。見華加士腊利在旁。知敵人已殺退。說道：你們來得恰好。若再遲一會。非特我不能活。渾龔亞夫人母子也救不出來了。華加士說道：現在賊人一齊都殺的殺。逃的逃。你且放心罷。你見着龔亞夫人沒有。他們現在甚麼地方。吳爾達說道：我先已見着。與格利姑娘說了兩句話。龔亞夫人那時已是嚇死過去了。我那個時候也無暇救他。現在還不曉得怎麼着呢。他們在內室後面的房子裏。你們快去看一看。華加士因說道：腊利你在這兒。我到裏頭去看一看。說完。即上樓到了內室。只見格利正在那兒看護着母親。看見華加士進去。喜歡的了不得。說道：我剛纔聽見女婢們在外面打聽。說是大尉來了。將這些惡人都趕出去了。真是感情得很。華加士說道：這算甚麼。我不能早來。至令夫人姑娘們受驚。我心中不安得很呢。但是我看賊人馬上還要來的。若仍住在這兒。實是不能存身的。而且這回他傷了死了好些人。必定要來報

響的。這回到來。可不是更兇麼。據我的意思。不如同我們暫避到對河去罷。格利說道。那更感情的了不得了。總望大尉始終救助我母女二人。將來定當報答。格利說。完忽想起吳爾達不見他來。以爲必定被敵人殺了。因急問道。吳爾達兄怎麼不來。不是被賊人傷了嗎。華加士即將被人傷了一劍。出多了血。昏迷過去。現在已經救醒轉來的。話告訴了。格利始畧爲放心。又問道。他現在回去了嗎。華加士說道。還沒有。現纔在庭前將息呢。格利說道。那麼我去看看他再來。華加士說道。不要耽擱時候了。等一會兒賊人再來。就不好了。我們不如趁此時快走罷。你可將緊要的東西。作速收拾。帶了過去。此時龔亞夫人。雖然醒了。仍是說不出話。華加士因向格利說道。你快收拾去罷。我在这兒替你看護着。格利無法。只得忙忙去了。吳爾達此時已勉強可以行動。因命腊利進去探聽消息。催他們速走。腊利進至內室。見了華加士。即將吳爾達的話。稟明了。華加士說道。你告訴他。我即刻就同龔亞夫人出來。你可陪他先行回去。於是腊利跑了出來。告訴了剛纔華加士說的話。即扶了吳爾達上船。先渡過河去了。不一時格利已收拾了兩皮包的東西。拿了出來。華加士說道。我們快走了罷。於是格利將家中的

事吩咐了女婢們。即同着華加士扶着母親出了大門。卻有華加士的兵士幫着攙扶。走到河邊。上了划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侍疾細周旋夫人報德 念書慰岑寂小姐多情

話說龔亞夫人等不一時已抵對岸。華加士因向龔亞夫人說道。現在離了虎穴。請放心不要緊了。但是今日我們殺死他四十餘人。他此刻恨是恨極了的。等一會兒再來。看見人已走了。他一定要燒房子的。這個事情。現在是無法可救。好在白丁那小廝很精明。自賊人來後。他已經將要緊的東西。都搬往淺灘去了。龔亞夫人說道。諸事費心得很。我先時真是嚇昏了。一點兒事情都不曉得。若是今夜大尉不來救助。我母子早已不知怎麼樣了。但是大尉何以曉得我們有這樣的禍事。親來助救呢。華加士即將吳爾達命賄利送信的始末。細細的說了一遍。龔亞夫人聽完。說道。原來如此。現在吳爾達世兄在甚麼地方。我要去當面謝謝他。華加士說道。現在在營裏睡着呢。因為膀子上受了刀傷。我已經打發人去請醫生去了。龔亞夫人驚問道。受的傷很重嗎。華加士答道。傷是很重的。先時已痛昏過去。大約性命之憂是沒有的。至於負重傷的。却

不止他一個。兵卒受重傷的還多得很呢。龔亞夫人說道。這樣還了得嗎。怎麼好呢。你營中想必沒有看守病痛的人。莫如我來効這個勞。也可以圖報於萬一。華加士說道。若得這樣。真是感激得很。那麼我就叫他收拾兩間房屋。那幾個傷重的兵丁都搬了進去。再到近村僱兩個婦人幫助你看護。可好麼。龔亞夫人答道。很好。華加士又說道。那麼請稍等一會兒。我去看一看小兒就來。於是華加士走進營中。只見吳爾達睡在那兒。腊利在旁守着。華加士問道。現在怎麼樣。吳爾達答道。現在已經好了些。不過是有一點兒疼痛別的是沒有的。華加士因對兒子說道。龔亞夫人聽說你被傷。他心中甚爲記念。願意親身來看護你。我已經答應了。吳爾達說道。這個事雖然是很好。但是我這樣的病。不看護也可以的。華加士說道。我原不是專爲你一人。還有五個兵丁受傷。比你更重些。如沒有人看護。如何使得。所以我簡直答應了。現在我已經命人收拾房子去了。等一會你就搬過去罷。不一時房屋收拾好了。腊利等用藤椅子抬了吳爾達過去。此時龔亞夫人已在那兒等着。看見吳爾達來後。即親自抱了放在床上。執了吳爾達的手說道。先前你在那兒和格利說話。我一點也不曉得。格利他也嚇慌了。也沒

有告訴我不是我剛纔問起你的令尊大人來還不曉得呢。現在你的傷怎麼樣。還疼嗎。你父親已經命人請醫生去了。你安心的睡一會兒罷。說完即替吳爾達蓋了洋毯。拿了一盞燈來。照吳爾達的面色。只見吳爾達臉上一點兒血色也沒有。知道是出多了血。正在那兒看視。華加士同着幾個人將五個受了傷的兵丁都拾到間壁的房子裏。龔亞夫人即過去一個一個的仔細看視了一回。不一時請的醫生來了。龔亞夫人先將幾人受傷的輕重仔細告訴了醫生。再引着醫生挨次的都診過了。敷了刀瘡。藥又給了吃的藥。囑龔亞夫人按時給他們服下。於是龔亞夫人命僱來的兩個婦人看護那幾個兵士自己親看護着。吳爾達真是關切的了。不得不在話下。於今却說華加士見吳爾達已有龔亞夫人看護。已自放了心。自去防備敵人去了。到了次日早晨。龔亞那邊打發人過來接他的夫人及格利小姐回去。龔亞夫人對來人說道。我現在是決意不回去的。第一我大恩未報。現在吳爾達士官正受了重傷。須我親自看護。第二壞連及公的部下兵士。自白不分一味的橫行搶劫。昨晚若不是華加士大尉救助。早已不知弄成怎樣了。我現在纔得安身。斷沒有再送給他們搶劫去的理。你去對你

主人說我現在既遭了新教虐待受了舊教救助我心中只認得舊教這回要是壞連及公得勝在這兒不能住我就到加兒投親戚去你主人到那時再到加兒去會我就是說完即將所說的話用紙寫了着來人持了回去再說華加士這日清晨即將昨夜出隊救了龔亞一家的事報了本營的司令長官司令官大獎華加士及吳爾達並命將奪來的馬匹再編做一騎隊歸入華加士部下華加士即回營編制去了此時格利雖和母親同住一處龔亞夫人恐他見了吳爾達的病情要傷起心來反惹吳爾達的煩悶因此不令兩人相見格利因向母親說道媽媽吳爾達同我本是至好朋友今又承他捨命的相救現在同住一屋面也不見不免與人情不合龔亞夫人說道今天他更身熱得利害你看見他這個樣子必定傷心的甚至哭了出來也未可知這是人情之常你這一哭到不打緊却是與病人大有妨害所以你還等兩天再看他爲是格利仍是想去但經母親多方阻止也只得罷了吳爾達一連身熱了兩天人事不省時常說囈語譫語龔亞夫人與格利擔心的了不得日夜的看守着片刻不離直待第三日熱度始稍稍低減龔亞夫人始放下了心這日午後龔亞又打發人過來送信龔亞

夫人拆信看後。甚爲喜歡。原來龔亞前次命人來接龔亞夫人母子。是因爲亨西亞敗兵回去控報。說是愛爾蘭的騎兵來搶劫龔亞家財。他們去保護。不料衆寡不敵。被愛爾蘭的兵打敗了。將家口錢財都搶去了。龔亞聽說。以爲是真的。心中甚是焦急。因此命人前來探聽消息。不料探聽人回來說的話。及龔亞夫人的信。非但愛爾蘭兵士未來搶劫。且家口幸得華加士父子保護。龔亞得信後。甚憤那亨西亞兵。甚感激華加士父子之救助。即將此事的原委。一齊告訴了。塙連及公。塙連及公亦大怒。那亨西亞兵。毫無軍律。因將該隊的將官等。申斥了一番。龔亞又求塙連及公。將預備收沒華加士田地房屋。仍給回華加士收掌。塙連及公當面允許了。龔亞得了塙連及公的允許。即將前後的事寫在此信上。故龔亞夫人接閱後。甚爲喜歡。即擬將此話告訴華加士。不料當日有英國砲兵小隊。來龔亞立墨立克市。華加士聞信。即帶領全隊前去接應。英兵不敵。竟至大敗回去。吳爾達聞了捷報。甚爲喜歡。却恨自己未能親經戰場。到了次日。吳爾達的病。已漸愈。熱度大減。龔亞夫人携了格利來與吳爾達相見。龔亞夫人即向吳爾達說道。現在你的病已漸好了。我叫格利來看護着你。我自己要到隔壁看護他。

們去他們同你差不多的病。因為僱的兩個人看護不小心。你現在已經好了。他們還沒有好。但是你也纔好不可終日與格利談話。有害氣息。說完即出去了。格利守着母親之訓。不去與吳爾達說話。孰知看見了吳爾達病後那種容態。想起了前日冒死相救的情義。不知不覺的掉下淚來。吳爾達因喚着格利姐。爲甚麼你哭起來呢。我的病已經大好了。你不要再哭。等一會你媽媽聽見了。又不許你在這兒來呢。你快別哭罷。吳爾達說完。並不見格利答應。吳爾達又說道。你別呆了。出去爭戰。原本是出去討死。若是那日死於戰場。今日我們那裡有相會之日。所以現在我受這一點兒小傷。今日我們得相見了。非特不宜憂愁。應該歡喜纔是。格利說道。我知道了。你別說罷。你叫我不要哭你自己。可是說的不停口。你看你臉上的顏色都變了。你快些歇息。歇息罷。等一會兒母親來看見了。我可是要挨罵的。你靜靜的不要則聲。我拿書本來坐在你旁邊。念好不好。吳爾達說道。這是再好不過的。你快去拿書本兒來罷。於是格利跑至自己房中。拿了一本書。坐在吳爾達旁邊。慢聲長哦。遇着疑難的地方。即與吳爾達辯論。兩個人說到高興之處。直將龔亞夫人的說話都忘記了。高談濶論起來。龔亞夫人午

後來看吳爾達。只見吳爾達兩頰飛紅。像喝了酒似的。知道是說多了話。勞了神。因向格利說道。我和你說的話。你總不相信。你看他臉上怎麼樣。你快到隔壁去罷。不要再坐在這兒了。吳爾達忙說道。他並沒有惹我說話。不過我自己多說了兩句。格利姐。他還攔阻不許我說呢。你不要冤屈了他。罷。龔亞夫人說道。那麼就是你不肯聽好話。要是在這兒。那裡肯任由你說呢。吳爾達笑道。我從此以後不說就是了。你不要叫格利姐去罷。龔亞夫人也笑道。既是這樣。你自己小心着就是了。又囑咐了格利幾句。即自去了。再說吳爾達過了兩天。已經可以起床行坐。龔亞夫人也不禁他們談話了。於是自早至晚。只聽見他們兩個有說有笑。兩人的交情。從此更深。自不必說。後事如何。下回再演出來。

第十四回 攻市城塹連及敗績 護家宅吳爾達借兵

話說塹連及公自那日英國砲隊敗後。即運了三門大砲。無晝無夜的對立墨立克市。亂轟。將市城轟塌了一方。更選精兵數百人。乘勢湧進城去。市民及兵士等大憤。各人奮力戰鬥。血戰三時之久。竟將塹連及公的兵擊退。塹連及公亦憤。又親自率兵接戰。

仍不能取勝。此戰奧連及公的軍士計戰死者有數千人之多。所有精強士卒悉亡於陣上。不得已於八月十三日全軍退回德布林。所餘的軍糧因運送乏人。或棄入河中。或放火焚燒。奧連及公仍回去英國。其餘的敗軍交與部下將校暫時帶領。那些兵士素無律紀。殘酷暴行無所不至。左近的舊教徒自舊教得勝後。自有兵士保護。可憐那些新教徒們家家戶戶無不遭姦淫搶劫。此時龔亞夫人得華加士父子保護。竟得安全無恙。自是喜歡華加士自奧連及公軍敗退後。即得了將軍之令。將兵隊駐紮對岸龔亞宅。於是將龔亞夫人母子及吳爾達均携至對岸。兵士仍照前番住在側旁小屋。華加士至此只一心一意的訓練兵士。吳爾達的傷病得龔亞夫人看護周至。已漸復元。光陰易過。自移至對岸後。不覺又是一月有餘。一日將校兵卒正在吃飯的時。忽有傳令使來報。現有由祕魯地方來的英國兵前來攻擊。將軍傳令全軍速出去迎戰。華加士得令後。即預備出兵。龔亞夫人說道。從此又要離別了。華加士說道。是的。我前兩三日都約摸想過。爭戰未定。那裡能像這樣安居的呢。龔亞夫人說道。大尉既去之後。我們斷不能在此安居。那麼我們只好趕緊檢點行李。逃避到妥當地方纔好呢。華加士

說道。你可以不必着忙。現在吳爾達病尙未痊。我想不帶他去。還要費你的心。替我看護兩天。餘外我再派四名兵在這兒暫時保護。你可以慢慢的檢拾。俟檢拾齊了。再隨便到何處暫避都可以的。你看怎麼樣。龔亞夫人說道。偷得如此。真是感激不盡了。令郎請放心交給我就是了。吳爾達心裏本來是不願意。但既有父親的命。而且病實未大痊。只得依從了。格利聽說。却是歡喜。腊利自然是跟着吳爾達的。到了次日。華加士領着全隊兵馬起行了。這裡龔亞夫人命家衆人等檢拾行李。腊利也在傍幫着。次日清晨纔檢齊了。腊利因向吳爾達說道。今晚我們又要當哨兵了。吳爾達說道。甚麼原故。腊利說道。你還不曉得嗎。現在壞連及公。那些散勇沿途都是搶家劫舍的事情。那一日沒有呢。真是比強盜還要利害些。現在曉得我們大尉去了。沒有兵在這兒。還有不乘勢來劫掠的嗎。吳爾達說道。這個事我也想到了。却不曉得有怎麼利害。腊利冷笑道。恐怕比我所說的更爲危險的事還有呢。吳爾達說道。我們在這兒。或者不要緊。左近現在都是舊教徒。他們或者不敢來。也未可知。腊利說道。他們這些無賴的東西。還管甚麼我恐怕舊教徒的人也有同他們合夥的呢。縱然沒有那些強徒的野心。是

勃勃不可禁遏的。我們今兒小心防備着就是了。吳爾達聽完甚爲擔心。不覺變了滿面的愁容。龔亞夫人見着。知道又有了甚麼事。因問道。又有了甚麼事。何以急成這個樣子。吳爾達即將剛纔腊利所說的話告訴了。又說那也是無法可想。今晚只有盡力的防備。等到明日早晨。先着格利姐搬到立墨立克去。我們在這兒看守着。大約後天這些東西均可以搬運完了。我們再過去。那就不要緊了。龔亞夫人聽完也害怕起來。因說道。我還以爲壞連及公去後。那兵士就都散了。那裡曉得他們還在這兒害人呢。都是英國的人嗎。吳爾達說道。恐怕別處的人也有呢。就是本處的土人也難保沒有。他們都是些無賴的東西。只認錢財。餘者甚麼都不曉得的。龔亞夫人又說道。這樣我們何必等待明日。今晚就動手搬運。豈不更速嗎。吳爾達說道。還有些事沒有預備。今晚晚上大約還不要緊。龔亞夫人說道。我看不必再耽誤了。我即刻就叫兩個人先將格利送過去。你也可以一塊兒去。這兒有我招呼。就是他們來了。也不要緊。何必在這裡擔這一夜的心呢。吳爾達說道。這也可以的。但是我今天還不能過去。要在這兒招呼。莫如我先送格利姐去。後我再回來。就是了。龔亞夫人說道。你要在這兒。我是盼望

不到的事。但是他們人多勢衆。你現在病沒有好。要去同他們打起來。萬一有點疏失。我如何對得你們。令尊住呢。所以你要在這兒也可以。但是他們來的時候。你同着我走。不要管他們。至於那些東西。不值甚麼。隨他搶去就是了。吳爾達說道。那麼就照尊意行事便了。於是吳爾達命人備好了馬。携了些緊要的小包。同着格利直向立墨立克市進發。抵市之後。吳爾達先將格利送。至他親戚家。吳爾達想道。今夜散勇來時。若是與他們對壘。又恐衆寡不敵。若是逃走時。豈不是把前次英勇的名聲都埋沒掉了。現在只有借兵一法。於是送格利到後。自己趕緊訪市中德巴大尉。此人素與華加士交好。這回是留他在這兒鎮守立墨立克市的。德巴見吳爾達來後。不知何事。因問道。你甚麼時候來的。有甚麼事情。你的病已好了嗎。吳爾達說道。我剛纔到的。我的病已經托福好了。現在有件要緊的事。相求要和你借兵士二三十人。大約後日即可奉還。德巴問道。因爲甚麼事呢。吳爾達即將聞說近邊散勇甚多。恐怕乘勢來搶的話說了一遍。德巴說道。既是這樣。現在我就率二十五人同去就是了。吳爾達說道。那麼謝謝你。我就不陪了。我還有事。你快些來。說完。即跨馬一口氣跑回家來。將借了兵來。

保護的話告訴龔亞夫人。玆請他今夜即到立墨立克市去。龔亞夫人聽說只得依了。即時同着吳爾達來到立墨立克市。吳爾達送到後。又跑到德巴營中。此時他已經預備好了。於是德巴同了吳爾達。帶着二十五名兵士。列隊起行。不一時便到了。原來這個借兵的事。腊利還不曾曉得。今聽見外面脚步聲響。以爲是散勇們來了。吳爾達在那兒拍門。只聽腊利說道。你們這些混賬的東西。不要瞎了眼睛。現在這兒有許多兵士保護着。快聽我的話。回去纔好。不要白白的送死。吳爾達聽完好笑。因高聲叫道。是我快開門罷。我現在真是帶了人來保護呢。腊利聽說趕緊開了門。說道。我聽見許多脚步聲響。以爲必定是散勇等到來了。誰知是你借了兵來呢。這可樂殺我了。快進來罷。又向衆兵士說道。諸君對不住得很。等我。去弄些酒來。給諸位喝。衆人進入室內。仍將門關好了。吳爾達領着衆人進入室內。腊利即去喚起厨子。預備酒菜。不一時已弄好了。大衆吃完。吳爾達因命衆兵士在接應室去睡。自己同着德巴在樓上睡了。到天亮的時候。忽聽外面敲門的聲勢甚洶湧。吳爾達急爬起來。推窗一看。此時衆兵士等均驚醒了。吳爾達大聲問道。你們是誰。來做甚麼。有一個像頭目樣子的。高聲答道。

你不要問是誰。趕緊開門就是了。吳爾達道：你不要瀧武揚威。我說給你們聽罷。現在有三十多名在這兒。諒你那幾個人進來。濟得甚事。也是白送了性命。不如早早的回去安睡罷。那人笑道：你也不必哄我。我已經打聽清楚了。你是個士官。還有四名兵卒。我縱然人少。諒你斷斷打不過的。你也不必害怕。你快快的開門罷。我決不傷害你一人。只要那屋裏的東西。吳爾達知不可以理論。衆兵士皆已準備好的。吳爾達即命開槍。彈如雨下。那些無賴之徒。見勢不佳。那裡有心戀戰。不一時都抱頭鼠竄的散了。於是衆人吃早膳。膳後命賸利去僱了幾乘車。將所有物件運送過去。沿途派兵士保護着。運到傍晚。恰好搬運完了。吳爾達與賸利自然也是到立羅立克市去住着。龔亞夫人見了吳爾達。甚爲歡喜。知道昨夜得德巴部下救助。因此自己同了吳爾達去面謝德巴。於今却說龔亞夫人等。自搬到立羅立克市。不覺過了三天。這日華加士領着部下回來了。知道龔亞夫人吳爾達現任市中。因得了德巴的救助。免了災難。甚爲歡悅。原來華加士這次回來。是因爲英國現在有攻擊康克地方的信息。所以將軍命華加士回來防備。龔亞夫人因向華加士說道：大尉。又有戰事來了。怎麼好呢。看這個樣子。

我們在這兒。又住不得了。只好搬到佳塢去。但是沿途情形。未知現下弄成怎麼樣子。如何走得呢。華加士說道。現在英國與愛爾蘭尙無開戰的準信。由康克到布林司特的船。現在每日還有開行呢。我看你們到了布林司特。就不要緊了。不如明日就搭便船動身罷。龔亞夫人說道。這麼很好。我即帶了格利先到布林司特。再寫信給格利的父親。叫他趕來商量。或到倫敦。或到德布林。華加士答道。這個法子甚好。明早動身就是了。到了次日。龔亞夫人同着格利動身。吳爾達等惜別之情。自不必說的。却說龔亞夫人走了兩日。正是九月廿一日。這日康克港砲臺上。忽如天崩地裂的開放大砲起來。衆人不知其故。後有傳令使來報。原來是英國現有兩隻大軍艦。載了五千多兵。係英國的伯爵馬伯羅統帶的。現已經上了陸都。駐扎對岸。於今却說那英國伯爵馬伯羅來時。壞連及公本授與他的全權。可以便宜行事。不料馬伯羅動身後。又派德國的將軍衛兒登公爵。來任愛爾蘭總督。馬伯羅上陸的那一日。他也跟住到了。就想分馬伯羅的軍權。馬伯羅素有獨立的性質。最不喜與人共事。因此當面就說了衛兒登幾句。衛兒登大怒。竟欲命部下與馬伯羅開起仗來。馬伯羅恐誤了大局。不得已。退兵回

英國。於是只剩下衛兒登一軍了。那衛兒登部下雖有數千人，卻不敢放胆大戰。因此兩軍對峙。一月有餘，竟未分勝負。後來因漸入嚴冬，天氣驟冷，兵士們多不能耐寒。瑟瑟縮縮的那裡還能打仗。衛兒登不得已退往克勒地方去了。華加士此時仍與大軍相合。駐扎立墨立克地方，訓練軍士，以備來年出戰。至來年戰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作偵探輕身入險 避追兵浮水逃生

話說大軍駐扎立墨立克地方後，這日華加士去赴作戰會議回來。因對吳爾達說道：現在我想叫你去德布林作偵探，剛纔會議的時候，他們提了此事出來，有的因那兒的情形不熟，有的又怕危險，都不敢挺身前去。後來我想你在德布林情形頗熟，且素有冒險的性質，我當時就答應了。當此差事，我現在委你前去，走遭你第一要小心，不可躁暴。第二要切實，囑托通信的親友以後的事，無論巨細，凡有關於作戰計畫的，均宜速報。第三現在叫你去，的宗旨等一會我寫好了書信，再告訴你。吳爾達聽完，甚為喜歡，說道：這些事我都能辦到。但是那一日動身呢？華加士說道：明日就要動身。今天晚上，我拿了訓令來，明日早飯後啓程。你可裝做個農夫樣子，到府中的時候，就沒有

人疑心了。吳爾達答道。那麼我要帶了腊利去。他原是農夫田家的事。自然熟悉的。如我說不出來。做不像的時候。他就可以代我答應。況且還有許多的事。他可以代我做。你看怎麼樣。華士說道。也好。你帶他去。就是。但他又是一個胆大心粗的東西。諸事你要自己留心便好了。也不必我多說。到了晚上。華加士與將軍沙司夫特兒密商辦法。商議停妥。將軍親自作了密書。華加士回來。即將到德布林投信的時。如何說法。反復丁寧教給了吳爾達。又將將軍的信。縫在吳爾達衣角上。華加士又叫了腊利來。囑咐了幾句。即各自安寢。以待明早動身。却說次日五更。吳爾達就起來了。同腊利兩人吃了早飯。穿上農夫的衣服草鞋。頗有幾分相像。華加士又叮囑幾句。於是二人即別了衆人。取路向德布林進發。二人素懼喜的是冒險。這回得了這樣的好事。真是樂的了。不得沿途一邊說笑。一邊走。因為不敢走大道。竟望那岔路繞着走。走了一天。看看天色已晚。也就借宿田家。原來這田家是箇舊教徒。招待頗為親切。腊利即對主人說了些田家的話。又說他們本在營當兵。此次因為冬季休戰。要回家去看看。那主人說道。現在真是了不得。英國的兵四處都有。專門搶劫行人。你們二位回去。還須留心呢。

腊利說道。多承指教。今晚打擾得很。俟亂事平了。再當報謝。彼此又說了一會。不要緊的話。即各自睡了。吳爾達因爲沒有試過赤脚。今日初次。竟將腳上的皮。擦破了許多。有些腫痛。到了次日天明。吳爾達同腊利辭別主人。向德布林進發。奈吳爾達脚痛。起先。還可以慢慢的走。到了後來。竟走不動了。腊利只得背着走了許多路。直待午後纔到德布林。吳爾達趕緊買了靴子。裝了一個市中買賣人的樣子。只見滿市都是外國兵。橫行無忌。也有買東西不給錢的。也有吃得好好的。將盤兒碗兒摔了一哄而散的。也有拉着婦女調笑的。種種的兇惡行爲。不堪入目。腊利說道。這種樣子。怎麼看得下去。不如打死他幾個。也可以替百姓們出些氣。吳爾達說道。現在我們有重任在身。豈可輕舉妄動。我們殺他一兩個。又沒有益處。倒誤了我們的大事。我們現在只好暫裝不看見就是了。腊利說道。不錯。二人因要待晚間纔好投信。只得在四處遊行一回。正走間。忽遇一個醉兵。伸拳向腊利打來。腊利并未防備。竟被他打倒在地。腊利一時氣急。待要還打。吳爾達恐誤了事。趕緊拉着腊利就走。一面埋怨他道。我剛纔還給你說了。你怎麼又忘記了。現在天也快晚了。我們吃點兒東西去。好辦正事。於是二人吃

了晚餐。已將及二更的時候。吳爾達說道。是時候了。你在外面等着。我一人進去。二人商議妥了。即到了那個人家。那人名白利亞。乃本市有名的商人。吳爾達行到門前。只見雙扉緊閉。吳爾達敲了幾下。內裡有人應道。有事請白日到來。晚上我們主人不會客的。吳爾達說道。我來送信的。還有要緊的話說。你只管開門。裏頭的人說道。你說了。我纔好開門。於是吳爾達叫那人過來。細聲告訴了。那人即說道。既是這樣。請等一會兒。我去稟告了主人就來。吳爾達只得等着。不一會開了門。請吳爾達進去。主人迎至內室。關緊了門。然後問道。閣下是從立墨立克軍隊來的嗎。吳爾達答道。現有將軍密書在此。於是吳爾達將縫在衣內的信。拿了出來。遞給白利亞。白利亞看完說道。這件事我一個不能作主。待明日會集衆人。再爲商議。我總可以盡心竭力。吳爾達問道。幾天可有回信呢。白利亞答道。大約要一禮拜之後。閣下暫且在客棧歇息。待明日我約齊了人。即請來相會。吳爾達說道。那麼暫時告別。改日再會罷。於是吳爾達出了白利亞的門。同着希腊利竟尋客棧歇宿去了。却說白利亞自得信後。籌畫多日。這日晚上。約了八個同市的人。請了吳爾達到家商議。不料他們正在商議的時。忽聽外面

人聲鼎沸。內中有一個人推開窗戶向外一望。只見房間前後的門均被兵士把守住了。衆人知事有變。急的了不得。吳爾達說道。我看抵抗是沒有力量逃走。愈見我們實有其事。現在莫如將些酒杯酒瓶排列桌上。爲目前搪塞地步。慢慢再想法子逃走。他們既沒有證據。又沒有線人。自然是不緊要的。吳爾達說完。又向白利亞說道。前後門斷不能出去。我只有上屋面躲避。我這回如逃得脫。也是不能再留在這兒的。倘被他們獲住。是更不必說了。現在也無暇多談。請諸君心照罷。說完。即爬上屋去了。却喜是夜星月無光。沒人看見。那些兵不一時已將白利亞家的門劈碎。蜂擁而入。前面一個士官領着。白利亞照吳爾達的法子。弄了些酒盃酒瓶擺好。自己迎了出來。不慌不忙的問道。你們爲甚麼深夜破門直入人家。豈是沒有軍律的嗎。士官高聲說道。你窩藏歹人謀反。還要強辯。現在那房子裏的是甚麼。白利亞說道。這是那兒來的話。我不過邀幾個知己的朋友。喝杯酒說說話。你不信。進去一看便知道了。士官也不等白利亞說完。即向內直跑。只見有八個人圍坐在那兒。也有手持酒杯的。也有正在倒酒的。也有彼此勸酒的。真像吃酒的樣子。士官向衆兵士說道。不管那些。先將這幾個人縛

了回去。禁錮起來再講。說完。衆人就要動手。白利亞說道。這都是市中的良民。可以叫警察官做得保證的。士官說道。既是這樣。那個勸你們謀反的少年。前一點鐘。有人看見他來到你家中。現到那裡去了。你趕急交了出來。即與你們無關。白利亞說道。今天並沒有甚麼年輕的到我這兒來。如是有的時候。必定是我的姪兒小金。但是我沒看見。想他必往外去了。士官說道。我且不問張三李四。待我搜過一回再講。於是領着衆兵。自客廳以至內室廚房。無不搜到。並沒有這個人。正在那兒思想。不曉得藏在甚麼所在。忽有人來報。說是畢德大尉。現已查訪明白。這個謀反的少年。住在前面街上的客棧裏。已命衆人前去該處捉拿。士官說道。那麼很好。你們趕緊把這裡幾個人送往營中去。當心看守着。不要給他逃走了。一邊說。一邊領着些人到那客棧去了。再說吳爾達爬到房頂上。幸無人看見。爬過了兩家的房頂。看看地下沒人。趕緊跳了下來。跑至客棧對厝。利說了約他在城外等候。不必同去。恐怕一同被獲。無人回去報信。吳爾達說完。即出了客棧的門。正向前走。只見許多人蜂擁而來。吳爾達只得另走別路。不一時。衆人到了客棧。問了棧主。棧主說剛纔走的。衆人即追了下來。却喜吳爾達跑得

快。等他們追來的時候。吳爾達已出了城。吳爾達正在跑時。忽聽得後面炮響。知道已追來了。跑是跑不過的。看見前面有一道河。吳爾達即逃入河內。無奈正是潮來的時候。想浮到對岸。隨便怎樣出力也不能够。吳爾達無法。只得潛伏水中。此時追來的人。站滿河岸。只聽見有的說在那兒。有的說恐怕已經浮到對岸去了。有的說下水去看。有的說開鎗來打。議論紛紛不一。却喜吳爾達浮水的工夫還高。竟在水中潛了兩刻鐘。正想出水面看看光景。只聽有人說道。大概已經上岸逃走了。不再追了。下去罷。於是衆人各持石頭向水亂擲。吳爾達聽見他們要走。必定有甚麼舉動的。所以預先防備。將衣服包了頭。潛浮至岸。所以他們雖擲下許多石頭。竟未傷着。衆人擲石之後。即趕至對岸四處搜尋一回。並未看見。只得各自進城去了。後來因無實據。那捉了去的八個人。審問了一次。也就算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於今却說吳爾達見他們去後。不敢上岸。直等至衆人進了城去。始爬上岸。手足已是凍得痛癢不知。勉強走了幾步。見有一間破屋。只得歇下。將衣服脫了下來。絞去了水。還喜旁邊有許多乾艸。吳爾達就將衣服放在艸上。自己即倒臥艸中。歇息了好一會。手足漸覺有點暖意。看看外面

已快天亮了。不敢睡着。睜着兩眼仰望天色。不一時日已出了。吳爾達摸摸衣服。還是濕的。只得再等一會。將衣服移向太陽的地方晒着。還喜這個地方。並無一人來往。吳爾達想道。我這回來雖然事未成功。究竟有了影響。他們隨後也就好做了。正在那兒左思右想。忽見前面有人來了。吳爾達怕是來搜查的。趕緊穿上衣服。起來細看。原來是腊利來了。吳爾達歡喜非常。腊利還沒有走到面前。吳爾達即忙叫道。腊利。腊利。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我不是叫你在前面等着的嗎。腊利說道。你昨兒晚上剛出了門。就有許多人來了。幸虧店主人說你剛纔出了去。他們纔沒有進來。我看見他們來了。就從窗戶跳了出來。跟着他們出了城。看見他們許多人都站在河沿上。我便知道你是下了水去。後來他們許久不走。又擺下石頭。我總以為你不在水中淹死。定被石頭打死了。所以他們去後。我即脫了衣服。在水中摸。了半夜一點兒。也沒有我。又怕順水流下去了。只得順着水尋。了好幾里路。直到了天亮。我纔爬起來。我又想道。或者沒有淹死。已經在約我去的地方等着。也未可知。因此我即跑到那個地方。四處找尋了半天。毫無蹤跡。只得仍走到這河邊來看看。不料你在這兒。你還說嗎。昨天既約了我。怎

麼。不去。就在這兒住下。你也不怕把人急死了。吳爾達說道。只怪你性急。你再等一會。我就要到那兒去了。腊利說道。看你這個人。也真好笑。反怪起我來。我且問你。昨兒晚上怎麼能够上岸住在這兒。吳爾達即將他們擲石之時。用衣服包頭。及至他們去後。起來。因為凍得走不動。所以就在這兒歇了。天亮本來就要去的。因為衣服濕的穿不上身。所以直等到如今的話。都仔細告訴了腊利。腊利又問道。昨兒晚上的事。究竟怎麼樣。昨兒匆匆忙忙。我也沒有聽得清楚。吳爾達說道。我昨天到他們那兒去。他已經約好了八個市中有點身份的人。把我前回帶來將軍的信。給他們都看了。他們也甚願意贊成。但看現在的勢子。募兵一件。要上了千數。就不容易。於是我們大家正在商量辦法。忽聽敵兵捉拿來了。我給他們想了一個法子。也不知道遮蓋得過去了沒有。他們八個同白利亞。現在還不知道怎麼樣呢。總而言之。這回的事。雖然不能成功。他們既受了這個影響。將來必定總有這一天的。我們現在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暫時回去再說。腊利說道。那麼走罷。坐在這兒幹甚麼呢。於是二人取路回營。走了兩日。纔到。還喜沿途無事。這日進了立墨立克市城。所有軍士都知道這回吳爾達作偵探是

極危險的事。現在看見他二人平安的回來了。都歡喜的了不得。歡迎出來。吳爾達直進入營內。見了華加士。即將到後一切情形。從頭至尾。叙說清楚了。華加士即去見沙士飛特兒將軍。就將吳爾達的話。陳述一番。將軍說道。既是如此。也屬無法。今雖不能詳知敵人的消息。大畧情形。吳爾達總可知道的。於是傳了吳爾達進來。問了一番話。又褒獎了吳爾達幾句。說他智勇兼全。本來今日就要治酒與他洗塵的。恐怕沿途勞頓。暫歇一宵。且待明日。說完。華加士辭別回本隊。到了次日。將軍果然來請。吳爾達只得去了。在席無非細問德布林的情形。兼褒獎吳爾達的智勇。不必細說。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再說。

第十六回 助兵餉強隣懷叵測 劫輜重良友喜相逢

話說在此冬季休戰之時。英軍自有英國接濟兵糧軍械等。愛爾蘭軍。亦有法國接濟。但法國忽遣派大軍一隊。命魯智將軍帶領前來。欲奪愛爾蘭全軍總司令的權。因此愛爾蘭軍人。非特不感其助救的情。且大憤其舉動。橫暴以爲沙士飛兒特將軍。任總司令官之職。係衆人所公認。又係本國人。魯智既爲外國人。又未經衆公認。不過法

國。欲。欺。那。昏。憤。的。戡。穆。司。王。假。借。援。助。之。名。遂。其。陰。謀。奸。計。於。是。愛。爾。蘭。軍。士。人。民。各。懷。憤。懣。欲。謀。抵。抗。的。策。惟。是。既。欲。抵。抗。外。敵。又。須。抵。抗。內。患。力。難。兼。顧。只。得。暫。時。隱。忍。再。說。法。將。軍。魯。智。抵。愛。爾。蘭。之。後。即。將。大。軍。駐。扎。立。墨。立。克。亞。司。倫。兩。市。中。間。檢。閱。軍。勢。整。頓。步。兵。但。他。騎。隊。馬。匹。不。足。只。得。設。法。購。買。仍。不。足。用。於。是。假。戡。穆。司。王。的。命。令。布。傳。各。鄉。令。各。鄉。人。士。火。速。乘。馬。前。來。會。議。軍。策。衆。鄉。士。不。知。其。奸。謀。得。令。後。即。有。日。餘。名。乘。馬。前。來。不。料。到。後。魯。智。當。衆。演。說。道。現。下。我。軍。因。騎。隊。缺。馬。凡。乘。馬。前。來。者。均。望。將。馬。留。下。此。即。是。愛。國。盡。忠。云。云。衆。鄉。士。雖。有。心。反。抗。然。知。道。勢。力。不。敵。只。得。任。其。胡。行。各。棄。馬。匹。恨。恨。而。返。這。且。慢。表。却。說。光。陰。易。過。不。覺。已。是。仲。春。戈。兒。登。命。英。將。金。克。兒。帶。了。大。兵。來。攻。亞。司。倫。城。排。列。着。幾。門。大。砲。日。夜。攻。擊。愛。爾。蘭。軍。各。出。死。力。奮。勇。抵。抗。大。戰。了。一。日。夜。勝。負。未。分。那。英。軍。陣。亡。的。兵。數。實。倍。於。愛。爾。蘭。軍。魯。智。將。軍。見。英。軍。以。大。兵。來。攻。此。小。城。尙。不。能。奪。去。以。爲。此。乃。已。之。調。度。得。宜。此。後。定。操。每。戰。必。勝。之。券。頗。多。自。滿。的。心。意。於。防。守。此。時。英。軍。因。見。不。能。取。勝。頗。有。退。守。的。意。思。衆。將。校。均。以。爲。然。但。內。中。有。一。將。官。向。金。克。兒。將。軍。說。道。我。們。這。回。用。大。軍。來。攻。取。小。城。尙。不。能。如。願。

則將來的情形。可預料而知。且這次並未分勝負。若是退守。不免張他人的軍勢。挫自己的軍心。所以據我看起來。現在好歹再與他激戰一次。勝固是好。即或敗了。退守他處。尙未爲遲。終較現在體面些。金克兒說道。這回用退守的策。也是出於無奈。因爲兵士死傷過多。現在你這個法子也很好。明日就照這樣辦法罷。於是金克兒當日傳令三軍。預備明日攻城。諸軍奉令。到了次日。即照前排列大砲。向着城中轟擊。不料這城中抵抗的兵。寥寥無幾。竟與前次不同。還沒有攻擊兩點鐘的時候。竟無抵敵的人了。原來魯智自存自滿的心後。終日耽於酒色。一點事也不問。於是愛爾蘭兵士也就不願服他的調度。至於他自己帶來的兵。也是同他一樣。日以喝酒姦淫婦女爲事。所以這日英軍攻城的時。竟至毫無準備。直待英軍攻破之後。魯智始揮令衆軍出去抵敵。但此時英國已乘其破竹之勢。長驅直入。無可抵敵了。英軍進城之後。就下令有棄武器降服的。土地財產。照常保護。市中人民只得暫降不表。却說亞司倫之戰。華加士仍駐立墨立克。魯智也沒有命他出戰。華加士自是求之不得。那裡還願去受他的調度。這日華加士。因見英軍勢力太盛。恐怕亞司倫難保。因此率領部下。去要擊英軍。輾

重隊。不料離英軍還有好幾里路。前面來了許多運物的車子。華加士知道是來接濟敵人的。即命兵士攔住劫奪了。獲了許多的車子及御者。華加士因御者不是戰鬪員。嚴禁兵士殺害。只將所得的車子用火焚燒。吳爾達此時也在那兒忽見衆御者之中有人叫他的名字。吳爾達即下馬走入人群中細看像是金吾的樣子。吳爾達即喝問道。你。可。是。金。吾。兄。嗎。金吾答道。正是。吳爾達此時真是非常喜悅也不暇顧及他事拉着金吾的手向無人處去了。因問道。金吾兄。你爲甚麼到這兒來充御者。金吳答道。這兩日德布林戈兒登總督傳了壞連及公的命令。說是軍中要用車子。派人在近村各處搜尋。因此我家祖父就派我送這三乘車來。免得他們去鬧。吳爾達問道。那個是你的車子。金吾即指着衆車子說道。那放在後面的三輛就是我的。吳爾達聽完。即跑去告訴華加士。說遇着金吾。現在奪得那些車子來。他家中有三乘在內。現在可以不用燒他的。華加士答應了。因命兵士將金吾的車子交還元來的御者。叫他們等着金吾。華加士即同着吳爾達來尋金吾。金吾看見華加士來了。即迎上前來問好。華加士因說道。府上及舍下都沒有甚麼事嗎。金吾答道。府上都好。舍下也託福無事。華加士

說道。那就好子。你的車子我已經叫他們給放在前面。我現在還有點事。不能相陪。你有甚麼話。說給吳爾達也是一樣的。華加士說完。就去了。這裡吳爾達因向金吾說道。我出來這麼久。家中的事情一點兒也不懂得。很想有一個家鄉人來問問他。今日可是好了。不但是家鄉人。而且是知心的朋友。現在沒有甚麼。你快說給我聽罷。金吾說道。說起來可真是了不得。你曉得自你們出去。壞連及公敗回之後。德布林的左近。無一處沒有英國散勇。也有騎兵。也有步兵。終日裏搶家劫舍。姦淫婦女。無所不爲。且問新教徒也好。舊教徒也好。只管闖去搶劫。因此這日到了我家。我的祖父那脾氣。心眼兒是你知道的那散勇們來了。你說他怎麼着。他說我家是新教徒。你不要打錯了主意。你們今天來了。我倒早已替你們算計好了。這城裏德布奈特家。他既是舊教。是與你們作對的。而且又有錢財。如你們不熟悉的時候。我可領着你們去。那些散勇聽見這個話。就高興的很。於是我祖父竟自己領着進城。這一天我父親正進城到府上去了。只有我同母親兩人在家。我母親聽見這個話。急的了不得。我只得趕緊從後門跑了進城尋着了。我父親告訴這話。却喜府上素來待人好。左右的隣舍。無論新教徒

舊教徒聽見這話，都來替你家保護。一會兒竟集了二百餘人。等我祖父帶着他們來了。已是前後的門都把守好了。他們恃有鎗械，還想向裏直闖。奈他們只有幾個人，來一個，網一個。不一會把十幾個人一齊活捉住了。我的祖父見勢不佳，已是跑了。後來知道是我父親同我做的。要殺我父親同我兩個人。當時被人勸阻了。因此我祖父就得了病。現在還臥在那兒。吳爾達說道：那真是感激的很。要不是你們兩父子，我家還有了嗎。但是捉住那十幾個人，後來怎樣發落呢。金吾說道：你不要說那個感激的話。要不是我那祖父你家那有這樣的事呢。你要感激我，反是刻薄我了。我再告訴你。那幾個人被我們網了之後，想處死他也不好。待放了他又不好。後來只得送他們到德布林。我父親將那事情的原委，告訴了戈兒登總督。總督大怒，將那十幾個兵都治了罪。並派士官一人，兵卒四人，來保護你的家。我們起初還以為這個總督做事真好。後來打聽出來，原來奧連及公的顧問官姓龔亞的求奧連及公發兵保護的金吾，因又問道：你們何以認識龔亞呢。吳爾達即將在立墨立克先借他的房子，因為認識他的姑娘格利，後來救了他們的話，說了一回。說完，又歎道：現在還不知怎樣呢。又問道：金

吾兄。你這幾個月做些甚麼事。金吾答道。自你去後。一點事也沒有做。不過在家看了兩部書。吳爾達同金吾正在說話。忽有一兵士跑了來。手中持了一封信。說道。這是請金吾先生帶回去的。吳爾達即接了過來。交與金吾。竝拜托他回去到他家告訴母親。現在的情形。那來的兵士說道。大尉命士官作速回營。請金吾先生趕緊回去。吳爾達只得說了幾句。即與金吾作別。看見金吾上車去了。然後回營。這日正是亞司倫城未破前三日的事。於今再說那亞司倫被英軍占取之後。魯智自然是帶他的殘兵逃回去了。這愛爾蘭軍只得回歸。立墨立克仍欲設法與英軍敵抗。死守立墨立克的城。間派一兩隊前去與英軍激戰。無奈衆寡懸殊。不能取勝。此時華加士的馬隊。亦曾與英軍激戰數次。死傷很多。現計餘下者僅十餘名。這日吳爾達帶領這十餘名殘兵。在外巡哨。忽有一農夫惶惶而來。向吳爾達說道。前三日戈兒登總督下了令。叫我們納五穀的稅。我們那溪露空村。現在連吃的都沒有。那裡還有錢納稅。我們只得將情形告訴戈兒登去。不料現在又派兵搶劫。這便怎好。吳爾達聽完。甚爲憤懣。因向那農夫說道。我來帮助你抵抗他。你先回去罷。於是吳爾達命兵士取路速向溪露空村進發。不

一時便到了。只見有二三十名兵士。將幾家人家所存的糧食。均裝載車上。就要拉起了。旁邊老少男女。圍了一大隊。只是啼哭。口中說道。你要拉去了。我們就要餓死了。吳爾達見此暴虐行爲。不禁大怒。拍馬上前就斬。那二三十個人見勢不佳。紛紛的抱頭鼠竄去了。衆男女自是歡喜的了不得。都來向吳爾達拜謝。吳爾達因向衆人說道。我想他們現在雖去了。遲一天半天還來的。你們須要遷往別的村子上去。暫時避着。衆人知道這個道理。但是沒有好地方可遷。竟回復了吳爾達。吳爾達也知道他們的難處。因向衆人說道。既是這樣。你們暫住着再說。吳爾達說完。即命衆兵士退去。自己領着一邊走。一邊想道。我今天既替他們奪了下來。明日再叫他們奪去。豈不是白費了神。不若暫在村口替他們防守兩日。再講。於是命兵士在村旁尋個地方住下。輪班看守。不料晚上九點鐘的時候。遠遠的聽見馬蹄響。再望望那溪露空村。已是起了火光燭天。哭聲遍野。吳爾達也不問他有多少人。直殺進去。無奈自己人太少。不一時十餘名騎兵。已被他殺得乾乾淨淨。吳爾達勇氣仍不稍衰。獨力奮殺。但人多手衆。任你

有如何的本事。那裡能殺相敵的呢。所以吳爾達戰不多時。也被人活捉住了。用繩網縛起來。要送至金克兒將軍處發落。欲知吳爾達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罵金克險遭虐殺 逢魯格權叙前情

話說吳爾達被縛後。看見他們將那幾間房子燒完了。又縛了幾個農夫來。同吳爾達放在一輛車上。衆人推擁着。不一時已到了金克兒將軍陣營。正值金克兒睡覺。只聽有人命將捉來的人。暫時看守。且待明朝發落。於是衆人將吳爾達及幾個農夫。放在一間空房子。有許多人看守着。到了次日天明。即將衆人引至金克兒將軍處。一個一個的先問了姓名。然後高聲叱道。你們既抗命不納稅。已是罪在當殺。加以與本將的兵士對敵。是儼然要做我的敵人。衆人趕緊給我拉下去。速用車裂刑處治。那幾個農夫聽了這話。嚇得魂不附體。已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惟吳爾達毫無懼容。高聲說道。金克兒。你自己無軍律。不能約束兵丁。以至在外面搶劫姦淫。無所不至。農民因保護自己生命財產。強拒搶劫的人。亦是分內應爲的事。你不能約束兵丁於前。現又殺無罪的農夫。恐非世界公理所能見容。金克兒厲聲說道。你這該死的囚奴。你看他們聲都

不出，就是你一個人胡說亂道，想必這件事一定是你一個人主持的。現在先把你殺起。吳爾達笑道：「既被你們所獲，早已置死生於度外，死之先後更不足惜。不過我見你妄殺無辜，何能見容於世界公理？況吾愛爾蘭人，豈未死絕你今日殺我，吾愛爾蘭人明日殺你也未可知。你只要緊記吾言，就是了。」金克兒聽了吳爾達的話，立時氣的了不得，只說快拿去斬。原來金克兒乃荷蘭的將軍，前次隨奧連及公同來的。自奧連及公回去之後，這兒的威權均是他一個掌了。現在雖有一個戈兒登，也是同他一鼻孔出氣的人，但他們兩個均是外國人，今日這件事情，在旁看的英國將校，却均不以為然，頗惡其暴戾。因此在旁衆將校見命拉人出去之時，忙止道：「且慢，內中有一人向金克兒說道：『將軍剛纔的那處車裂的話，我想是一時的氣話罷。』」金克兒說道：「甚麼氣話？我要治他甚麼刑，就是甚麼刑，還有誰與我反對不成？」那人說道：「雖然是這個樣子，但現在你是替我們英國做事，這樣的酷刑在你荷蘭有沒有？我是不知道，如說我們英國現在像這樣的野蠻刑罰已經早不用了，我們現在也無所謂反對我們英國沒有。這樣刑罰不準，你用就是。」金克兒說道：「誰敢不準？」那人說道：「就是。」你還敢連我也治。」

了。罪嗎。一時在旁的英國將校個個喝采。贊成拔劍以待。金克兒見勢不佳。因向衆人說道。諸君請息怒。我們大衆商量辦理便了。車裂刑既是英國禁用的。現在改了絞刑。何如。衆人說道。現在因爲你是總司令官。我們也不好十分攔阻。但是妄殺無辜的名。我們英國人是不承認的。你自己擔當便好了。金克兒說道。有甚麼。將來我一個人擔當就是了。於是衆兵士將吳爾達等數人解至法場。一個一個的絞。那監斬官及在旁的人。均不忍看這樣的慘狀。內中忽有一將校向監斬官說道。那人像是愛爾蘭軍士官服裝。可是不能殺的。我們被他捉去的將校現在也不少。若是殺了他。他們一定也要殺我們被捉的將校了。監斬官說道。這個事情。雖然不錯。但有將軍的命令。我如何敢主持的呢。況且纔又傳出令來。說是那個士官絞了之後。還要分屍呢。那人說既是這樣。我去告訴將軍。你且命他們慢絞。此時吳爾達已是澄心靜意的待刑。不料他們又鬧起來。吳爾達即仔細聽了一聽。這說話人的聲音。好像在那兒聽見過的。吳爾達想起來了。因此高聲喚道。魯格司大佐。魯格司一時倒忘記了。想不出是誰。因此即走至吳爾達面前。細認。吳爾達說道。我乃吳爾達。大佐前兩年遭風的事情。還記得麼。魯

格司忽然想起來了。說道：不是你說起，我竟忘記了。真是了不得。將救命的恩人都忘記了。說完，魯格司又對着監斬官將吳爾達從前救他的事情說了。即欲親自與吳爾達解縛。那些荷蘭兵士，因為奉了金克兒的命令，且素來瞧英國將校不起的，那裡肯任魯格司來解魯格司一時氣。發向衆荷蘭兵士說道：你們不要生氣，若是不從我的話，看我的劍，就是了。說完，向英國諸將校兵士說道：這是天下少有的勇少年，又是我救命的恩人，望諸君助我一臂之力，保護出來。一時英國將校都動起手來，阻住了荷蘭兵。魯格司乘勢割開了吳爾達的縛，大衆護擁至英國營中，將情節稟明了本營的將軍戈兒登。戈兒登大爲歎賞，優待吳爾達，留他住下。心中甚恨金克兒橫行，趕緊寫了信，將不能殺吳爾達的道理告訴他。金克兒閱信後，自是生氣，然卻無奈他何。遷怒於自己部下將校不守號令。當時革斥了許多名，又復信與戈兒登，仍要治吳爾達的罪。往返辨了幾回，幾至決裂。後來金克兒自知理屈，不能以理爭論，只得聽戈兒登發落罷了。於今却說魯格司救出吳爾達之後，自是異常的親切。因細問吳爾達別後的情形。吳爾達即將這兩年從軍以後的事，大約的說了一遍。魯格司甚爲欽佩。吳爾達反

問魯格司。魯格司說道。我自前年別後。就往荷蘭從軍。迨至前月聞說奧連及公的軍。毫無軍律。因此來德布林檢閱。當路過府上時。我會造府訪問。因令尊及閣下均不在家。見了令祖母令堂令弟。知悉令尊及閣下均從軍去。我正恨一時難以相見。不料今日無意中遇着。這真是天假之緣了。兩人又說了許多別後的話。魯格司沽酒與吳爾達對飲。席中又說及從前相救的事。今日劫法場的話。彼此懽呼暢飲。席終魯格司領了吳爾達去見戈兒登。魯格司又將前年難船遇救的話。吳爾達這兩年所做的事。大畧告訴了戈兒登。戈兒登自是稱贊不已。向魯格司說道。現在我已經與金克兒說妥了。你的意思。現在怎麼樣安置吳君呢。魯格司答道。承情的很。我想乘今兒晚上贈吳君一匹好馬。給他騎了回去。但是金克兒必定已下了令與哨兵。叫他們設法捉捕。我現在想求將軍派幾個人同着我送吳君出哨外。戈兒登說道。既是這樣。就派八個人過你帶着護送出去罷。於是魯格司同吳爾達。謝了戈兒登。即辭別去了。領着八個兵同行。果不出魯格司所料。沿途均有人攔阻。幸虧有兵士護着。未被捉去。魯格司送出哨外。即駐了馬。各說了幾句臨別的話。即分路去了。魯格司自領着八個人回來。吳爾

達回至營中。即將昨日出去後的情形。都告訴了父親。華加士甚感激魯格司及戈兒登的義氣。以爲真正的英國人。究竟好些。可恨的還是外國人。加以現在法將軍魯智的事。華加士更見得外國。究竟是外國。此是華加士兩父子的私語。這且慢表。於今却說衆兵士聽見吳爾達回來說的話。均爲憤懣。欲與那些農民報讐。原來這些兵士中。大半均是各村招募而來。從前都是耕田的。正所謂同類相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和議告成停戰役 姻緣克締結全書

話說自英將金克兒攻破亞司倫城後。愛爾蘭軍固守着立墨立克城。彼此激戰。已非一次。後來金克兒疲於久戰。有些厭倦的意思。英軍又與他意見不合。深恐日久或有意外之變。因此與戈兒登總督商議過了。這日聚集了英國將校。金克兒當衆演說道。我想愛爾蘭本與你們英國是同屬一國的人。現在雖說因宗教爭戰。其實是各挾私讐。至於說到兩教的勢力。現在也都差不多。一時斷不能分勝負的。徒然害得兩邊的人民。不能安生樂業。依這樣看起來。彼此皆有損無益。我勸你們不如議和罷了。金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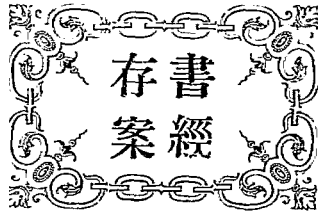
兒說完。衆人雖知是他取巧的法。然細想亦頗有理。當時衆人都贊成了。於是金克兒即選了議和委員。進城會議。此時愛爾蘭將校中。也是同金克兒的說話一樣想頭。今見他派人先來議和。自無不見允的理。而且素來恨戡穆司王昏曠。不能長相依賴。現在雖公認沙士飛特兒爲將軍。又爲法將軍魯智強將權利奪去。諸事要聽他的。指揮約束。就令得了勝仗。也是要受法國人壓制的。到不如乘此機會。暫將魯智推了出去。再來自己準備。以俟後圖。至於說到魯智。他更是奉他人之命而來的。且前日又大敗於亞司倫一戰。把自己赫赫的威名也損了。衆心又不肯悅服。今有這樣求之不得的機會。還有不藉此抽身的道理嗎。因有了這幾個原故。所以金克兒派來的議和委員一說就允了。於是兩家各派出全權委員。互相商訂條約。所議無非新舊兩教。各有自主的權利等條項。不多幾日。即已議妥了。遂擇定九月二十七日。換了條約。兩年餘的爭戰。一旦平和了結。兩邊將士均是歡喜。然此不過一時從權的計。至日後兩教相爭的事。當更很多。這部書上。因爲專說兩個勇少年的行爲的。所以愛爾蘭與英國新舊兩教爭戰的事。不能與他詳細鋪敘。而且此書以少年爲名。只好敘說他們少年

時代的話。所以吳爾達及金吾兩人。此後許多事蹟。都不好多說。只可略表表他們的究竟。這是爲書名所限。並不是著書人躲懶。想爲看官們所共諒。於今却說當時和議了結。愛爾蘭將校。自然各歸鄉里。華加士領着吳爾達回到家中。母子夫妻。久別重逢。說不盡的歡喜。此時龔亞因見爭戰已畢。各處已回復了太平的景象。便欲急完結了向來的心願。即將女兒格利許配吳爾達。吳爾達是年剛剛十九歲。當時即成了婚。他兩個正是郎才女貌。天生佳偶。那親熱恩愛的情形。斷非說書人所能摹繪出來的。看官自家意會便了。且說那執華奈亞自前次帶散勇至華加士家後。即氣成了病。後來好了。竟將家事盡交與戡北司。自己遷往英國去了。華加士回來後。聽說此事。深抱不安。即往訪戡北司。不料戡北司因金吾要往倫敦學賣買。於前兩天已送他到倫敦去了。原來戡北司早已打定了主意。要遷居英國。一則因父親脾性古怪。將來在這兒常住。未免還要與華加士爭鬧。二則因金吾志在商務。住在偏僻的地力。未免諸事不便。不如遷往英國。有許多利益的地方。而且戡北司他們向來也有田產在英國的。因有這幾樣的緣故。所以臨去時。已對妻子說過了。知道華加士回來。必定要來拜訪他的。所

以今日華加士見了戡北司的妻子。他即將這些話都告訴了。華加士自然殷勤挽留。無奈戡北司的去志已決。送金吾回來之後。便遷往英國去了。吳爾達後來常往倫敦去看金吾。金吾閒暇的時也來訪吳爾達。彼此交情愈深。真可謂久交不渝。吳爾達自娶了格利三年之後。龔亞夫婦相繼去世。龔亞本爲愛爾蘭的首富。死後遺產甚多。均歸吳爾達一人承受。因此吳爾達竟成了愛爾蘭的大資本家。吳爾達的幼弟特勒。十八歲即得了軍功。陞爲中將。當時亦有勇少年小英雄之名。後於塢特奈之役陣亡。人皆痛惜之。腊利終身隨侍吳爾達。後同主人共立大功。至今尙有知其名者。金吾後因商販致富。爲英國倫敦數一數二的大商家。最喜周濟貧民孤兒。慈善之名。傳遍國中。吳爾達後以一女妻金吾之子。從此交際更親。固不必說。以後他們兩家細事。也不知多少。看官要知其詳。待我再著兩部書詳叙他兩個小英雄的結果。更爲好看呢。現在此書便算完卷了。看官。你只看他兩個小年紀。公義私情。各盡其道。豈不真可作我中國的青年鏡麼。

光緒卅一年三月十六日印刷
三月十八日發行

定價三角



譯述者

南野浣白子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活版部

2.57